



# 專題

## 爲何到城砦

小園

城砦——一個令人感到不舒適的名字，將來只會在香港歷史中出現的地方，很快便要成爲本港一個休憩的場所了。自從政府在上年宣佈清拆九龍城砦後，便引來各方面對城砦的關注了。其實長久以來，因爲城砦擁有一個特殊的政治背景，故此對於解決城砦的問題時，便引起中國大陸及英國方面都處於尷尬的情況，所以要解決城砦的問題也不可進行過急，那麼便拖延至今才開始正式進行。

一直以來，正因城砦不受本港政府法例所管制，所以城砦便成爲社會的毒瘤，帶來不少令人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在城砦中有很多非法的僭建屋宇，非法賭檔及色情場所，而且還有很多無牌牙醫及醫生在那裏執業，並且成爲罪犯的滋生地。雖然城砦擁有這麼多的問題，可是大大話話城砦中也住着三萬多名居民，他們都擁有在城砦生活的方式，對他們來說，城砦的屋宇租金比較平，又與市中心十分接近，那麼他們也不覺得有甚麼不便，樂意地住在其中。

可是現今政府清拆城砦已成爲鐵一般的事件，對居民來說，他們只求政府作出合理的賠償及安置他們。但是環觀城砦，那些無牌醫生及牙醫的問題又怎樣解決呢？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又怎樣打算呢？他們又期望政府甚麼樣做？這班無牌醫生的背景又是怎樣的？爲了得到更清楚的答案，無疑是去訪問這班當事人，理解他們的感受。



## 城砦醫生

### 城砦醫生

一休

我們一行數個啟思人，爲了找尋清拆對城砦無牌醫生的影響，刻意來到城砦探討箇中答案。來到城砦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裏的密集的樓宇，東一幢西一幢，還有的是無數的鐵籠伸在樓宇外面，呈現不規則的圖案。另外一個感覺就是這裏無牌醫生及牙醫的數目真是多如繁星，一點誇張也沒有，滿街都是寫着「××牙科」或「西醫×××」的招牌，而且還有「××醫師」，「××診所」的地方，真是多不勝數。

我們不禁自嘆一聲：「爲何這裏有這麼多的無牌醫生呢？而且差不多每一幢樓宇也至少有五至六個這樣的招牌。」這時我們開始感到手足無措，不知從那兒開始才好，最後大家決定大約訪問六、七個無牌醫生，大家在分配工作後便逐間診所按鐘查問。可是得到的回應卻不理想。很多醫生都說沒有空或不願接受訪問，最後我們也發覺那些被訪的醫生所提供的資料也大同小異，以下便是其中兩段訪問。

以下就是其中兩個被訪者的訪問內容：  
訪問(一)：

被訪者是一位普通科的無牌醫生，他的住所與診所只有一壁之隔。啟思記者一進去便開門見山地與他傾談。

啟：首先，城砦清拆後你有甚麼打算呢？

醫：唉，都不知怎樣做，況且自己年紀已大。不知做什麼才好。而且前路渺茫，我只希望可以做到一九九七年。

啟：那麼你希望政府能夠怎樣處理你們這一班無牌醫生呢？

醫：我們其實希望政府能夠批准我們繼續執業，許我們用「城砦醫生」這個名稱。在用藥方面，以中藥爲主，西藥爲副，或者中西合璧一起用。

啟：那麼爲什麼你不打算考個西醫註冊執照呢？

醫：我本人在大陸醫學院是正式畢業的，在國內已經在醫院當主任醫生有二十年，而來港後，在城砦執業也有五年之久。至於考牌，我覺得現今越來越難考了，而且每年的人數是限定的，所以很不公平。在往時如果考牌是有八九成機會成功的，但現今，因爲競爭大，故此成功率也隨之下降。

啟：除了這些外，你介意我問一下你工作的情况嗎？首先請問你有沒有固定的診症時間及每次診症收費大約多少呢？

醫：雖然我在門前寫上診症時間由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但有時三更半夜當附近的居民有病痛都會來找我。至於收費，普通症便收三十元至三十五元，如果要打特效針，便收五十至六十元，而每一月的收入大約有九千元至一萬元。可是現在傳出清拆消息後，近日的生意已經減少了。

啟：那麼你平時看的病人多數是什麼類形呢？

醫：他們大多是附近的居民，還有些病人從其他地方來，有些病人甚至由大嶼山來看病。而病人多數是低下階層的市民。他們大多由熟人介紹的。

啟：那麼你有沒有做幫病人做手術呢？

醫：我們只做些小手術如割粉瘤，割包皮，痔瘡等，平時除了普通病外，還會醫治性病，有時還會替夫婦做避孕工夫如放子宮環。

啟：看到你的玻璃櫃內有這麼多的藥物，究竟藥物的來源是那裏？

醫：藥是由「行街」拿來的，而且藥物種類並沒有缺乏，至於儀器則可隨處買到。

訪問(二):

被訪者是一位骨科的無牌醫生。

啟: 對於政府清拆城砦, 你本人有甚麼打算?

醫: 我只希望能夠繼續執業, 或者讓我們用「城砦醫生」的名義執業, 最多到時有些限制。

啟: 你對清拆城砦又有何感想呢?

醫: 我本人並無特別意見, 只覺得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問題。

啟: 那麼你有否考慮去考正式的執業執照呢?

醫: 我覺得那個試是十分不合理, 在往時大約有八至九成的人是可以獲得執照, 但現在只有三成人可以,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大打擊。而且現今的考試制度, 是要在同一次考試中最少在三科中有二科是合格, 這是十分困難的, 尤其是口試那一部份, 而且每一年都限着幾多人可以得到執照。所以我希望可以在九七年時, 有一個統一考試來評定本港及大陸醫生的資格。

啟: 不如說一下你平日的工作情況好嗎?

醫: 我平時也沒有規定的診症時間, 至於求醫的病人大都是中下階層的貧苦大眾, 雖然這裏也有競爭, 但畢竟還可繼續做下去, 因為每人均有自己的熟客, 不易流失。可是現在公佈清拆城砦後, 由以前每日十多個症減至現今幾個, 真是十分困難。至於收費方面, 大約每次五、六十元至一百元不等, 要視乎不同需要及環境。因為我是骨科的, 因此我也幫病人做推拿及有限度的物理治療, 但並不替病人做手術。總括五位被訪無牌醫生的意見, 我

們發覺這些醫生均在中國大陸來港, 他們在大陸大多是醫學院正式畢業, 在國內也曾執業數年至十數年。可是他們來港後, 因為考不到本港專業執照, 故此只能在城砦這個特別的地方繼續他們的工作, 作其「無牌醫生」。

對於清拆城砦, 這無疑是對他們的一種新挑戰, 他們大多對政府寄與的期望是可以繼續執業, 維持他們的工作。可是由於他們是無牌行醫, 故此希望政府能夠批准他們運用「城砦醫生」的名義來報業, 藉此與其他正式的西醫有所差別。



一處位於九龍城的地方, 有着她悠久的歷史, 可是她在本港市民的心目中卻祇是一處罪惡滋長的地方, 而且是無牌醫生維持生計的地方, 這裏就是九龍城砦。在城砦中, 有着很多非法的活動, 如賭檔, 色情場所, 甚至有非法墮胎。為了更加清楚城砦的非法墮胎活動, 我們千辛萬苦才找到一對曾經前往城砦墮胎的年青男女。

在大家傾談當中, 他們娓娓道出前往城砦墮胎的經過, 以下便是他們的故事, 男主角叫阿傑, 而女主角則叫阿珍。

某一天的下午, 阿傑陪同阿珍來到九龍城砦, 阿珍當時已有兩個多月的身孕, 他們今次來到是爲了把肚中的孩子打掉, 因為他們曾經從其他朋友中得悉城砦有些無牌醫生會替求診病人墮胎, 所以他們特別來到城砦碰運氣。

阿傑和阿珍來到城砦後, 發覺滿街都掛滿了那些醫生的招牌, 不知找那一間才對, 他們只有靠運氣, 終於找了一所寫「避孕通經, 驗孕即知」的診所, 帶着又驚又怕的心情上去, 他們經過一條昏暗的小巷, 轉了好幾個彎後, 便到達了一所類似家庭住宅的單位。

阿傑戰戰兢兢地按着門鈴, 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開門: 「甚麼事呀?」但阿傑和阿珍卻默不作聲。

男子便繼續說: 「是否看病呀, 進來吧!」

在沉寂的十多秒之後, 阿傑終於忍不住開口說: 「這裏是否有手術做呢?」那男子在阿珍羞澀的面孔, 打量下便猜到他們的來意: 「有。」然後便帶他們進了一間五十多方的房間, 直截了當地問道: 「驗了小便沒有? 有幾多個月?」

阿珍羞澀地答道: 「兩個多月了,」

## 城砦的故事

士諾比

醫生……我想問一下你會怎樣替我墮胎的, 價錢又怎樣?」男子隨即詳細地解釋一切, 把受精的過程和有關墮胎的情形述說出來: 「整個手術需時大約一個多小時, 做手術時不須用麻醉藥。在墮胎的過程中是先把一條小管放進陰道內, 然後一次一次的把大一號的管換上, 目的是把陰道逐漸擴大, 最後便把胚胎吸出體外。至於子宮內膜便像平常月經一樣排出體外。」

「那麼手術會有危險嗎?」阿珍緊張地問。

「如果是沒有血友病的話, 便沒有危險, 因為血友病的人容易流血不止。如果你現在還不做, 當胚胎又大三個月時, 便要打針讓胚胎像一般生產方法生下, 但危險性便較大了, 你們還是現在做吧!」

「可否讓我們一看手術用的工具呢

? 我還有些不放心的。」「你放心啦, 包無危險的, 信我呢。」男子游說着地答道。

「那麼價錢怎樣?」

「如果現在做, 要一千二百元, 但是如果等到三個月, 便要四千多元了。」

「我還是不放心, 如果我們不在本港做……」阿傑說, 但立刻被男子所中斷說: 「那麼我便介紹你們上深圳做吧, 我想你對深圳應該有信心啦, 因為有這麼多人上去做。至於手術費是一千二百元, 但加上麻醉藥, 住院等等大約要三千多元就行了。」

「咁……」亞傑打量着房間的置備, 四五十方的地方, 放着一張兩尺還不足的硬板床, 一張一尺多的書桌, 及一部X光的光管箱, 地下放了好幾瓶藥水, 一間簡陋的手術室。「我們還是返去商量一下, 唔該你。」

男子還繼續說: 「好吧, 不過千萬不要再拖啦, 否則那時做便有危險啦。」

阿傑和阿珍便步出診所, 離開九龍城砦, 他們正籌算着應該怎樣做, 在他們毫無預備之下忽然出現一條小生命, 無疑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負擔。

筆者在與這對青年人傾談後, 有少許的感觸。雖然本港的經濟發展頗不錯, 大多數市民尚可維持生活, 但對某些人來說, 新生命的出現是一種責任及負擔, 可是本港政府醫院或家計會是不會替無問題的懷孕婦女墮胎, 所以她們便要往無牌醫生處進行非法墮胎或往深圳的醫院去。不過這沒有對問題有一正確處理方法。年青人, 你們應該在事前想清楚及考慮事後的結果和帶來的問題。如果引致要進行墮胎的時候, 便對身體有損了, 況且如果在本港那些非法醫務所進行, 那裏的消毒及衛生情況可能十分差, 帶來不少後遺症。

# 訪城砦後記

風

城砦，無疑是標誌着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城砦內無數正在執業的無牌醫生，也標誌着一個令人難以解決的問題，看來政府及這批無牌醫生分別各有他們所持的原則和理由，但究竟誰是誰非，筆者也不敢在此莽下定論，惟有盼望政府的城砦專責小組能夠深入地研究其中解決方法，使雙方有一個完滿的解決，不會引起更嚴重的問題吧！

可是在這次訪問城砦的無牌醫生時，有幾點筆者覺得應該與大家討論一下。在訪問當中，我們發覺這些醫生大多是在國內醫學院畢業，可是來港後卻考不到本港西醫的專業執照，在城砦清拆後，他們都希望可以「城砦醫生」這個名稱繼續在港執業，但是其他問題可能便隨之發生。首先如果這些無牌醫生均以「城砦醫生」的名稱來行醫時，其他無牌醫生也可這樣做，那時很可能隨街都是「城砦醫生」了。正因無牌醫生是不受政府條例所管制，那麼屆時有誰能夠審定他們的技術及資格呢？如果准許那些無牌醫生繼續執業的話，醫生的專業資格豈不是便被忽略了麼？這樣政府會否作出新的法例去監管他們，或者正如那些無牌醫生所說設立一個統一的專業試來評定在國內及本港畢業的醫生呢？這些還沒有答案的問題，只有希望各位拭目以待政府的計劃吧。

至於另一個問題，就是那些無牌醫生十居其九都認為現在審核非英聯邦醫生的專業試是十分不合理，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第一語言方面有問題，因為考試是用英語作答，可惜他們在國內學習時是運用普通話，那麼他們便需要一段時間重新去學英語。第二方面就是在所發執照的數目上，因為他們覺得每年所發執照是有限的，故此他們考試可能符合執業資格，但由於數目有限便不能獲得執照。第三是他們覺得考試題目是由英聯邦的醫學組織出，這可能與國內醫生的觀點與角度有些出入。但話雖如此，究竟這是大陸醫生的水平是低於本港的標準，或是專業考試真的有它的利弊？所以引致這批醫生覺得不合理。總之，「城砦醫生」這個問題，有待我們繼續去注意它的發展吧。

# SPEECH THERAPIST



## B.Sc. (Speech Sciences)

茶熊

從下一個學年開始，港大將會多一個學系——語言科學(Speech Science)，究竟何謂語言科學呢？而港大開辦這課程的目的和內容又是甚麼呢？就這些問題，我們訪問了教育學院的院長：Dr. P. J. T. F. Morris，得到一些關於這科目的資料。

在香港，語言科學似乎是比較新鮮的學科，但其實，語言治療在香港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一直以來，香港的語言治療師都是在外國畢業的，大部份都是由政府資助，但最後回港發展的只有五成左右，因為他們都是接受英語訓練的，可是在香港的語言治療大多數都是用中文，因此技術上有一定的困難。

香港對言語治療師一直都有迫切的需求。六個月前，醫務衛生處の治療師只有三個，因此只好將病人分類，然後作集體治療，於是病人便不可能接受到較仔細和長期的治療。另外，教育司署的特殊教育組亦有十五個治療師，也有一些是私人執業的。總括來說，治療師在香港十分缺乏。

言語治療主要是幫助一些在言語溝通上有困難的人，包括一些較遲學說話的兒童、或是在發音上有問題的人，與及一些因癌症進行了喉部切割手術的人。

開辦語言矯正的課程這個構思，早在七八年便開始了。當時英國的一份報告指出香港語言治療缺乏的問題。之後，語言治療的發展分開幾個階段。最初是由一些小學教師接受訓練，成為語言輔導員(Speech Assistant)，之後又有一些兩年制的文憑課程。四年前，香港政府要求港大開辦語言科學的學系。但在籌備方面，卻遇到不少困難，首要的問題是課程的長短。教育學院為了保證課程的質素，希望可以開辦一個四年的課程。可是由於資源所限，只能開辦一個三年的課程。其次是沒有一個機構可以審定這些治療師的專業資格。另外還有師資的問題，因為能夠充當教師而又能操流利中文的治療師，實在十分罕有。

至於語言治療師在香港的前途問題，是不用擔心的，他們可以在政府醫院

或政府資助醫院工作，還可以私人執業。每年將會在港大畢業的治療師，不會超過二十人。相反，香港對語言治療師的需求卻相當大——估計十個兒童中便有一個有語言障礙，而成人中也有二千份一人有失語症(aphasia)。因此，相信要一段頗長的時間，語言治療的需求才會得到飽和，絕不會像現在牙醫的情況一樣。此外在中國大陸方面，語言治療亦是十分缺乏，所以語言治療的市場潛力是很強的。加上語言治療現已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注意，相信將來對語言治療師的需求將有增無減。因此語言治療師的前途是不用置疑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並沒有法律去規定語言治療師的資格，所以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稱自己為語言治療師。這些問題都有待將來解決。

今年填報語言科學為第一志願的，一共有二百餘人，而在收生方面，是一定要經過面試的。基本要求是要讀理科的，而且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忍耐力，可以和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相處。課程方面，將包括anatomy, physiology, acoustics, phonetics, clinical studies, disorders of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s, psychology, education, clinical studies in audiology, paediatric otolaryngology……等十多個科目，真不易捱哩！



# 有口難言

矇

在閱讀本文前，請先朗讀以下詞句

「次次遲到」  
「仔仔食滯咗」  
「鬼鬼祟祟好似隻老鼠」  
「小小閃閃星」  
「時時婉又婉」

怎樣呢？相信閣下對朗讀這些字句都沒有困難，但是對於那些發音有問題的人來說，可能要花上幾個月的語言訓練，才可以清楚地朗讀這些詞句。其實在本港需要接受語言治療的人有很多，但是現行在醫務部和教育局執業的本地治療師卻只有十多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病人往往須要苦候一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接受治療，雖然本港亦有十數位外籍語言治療師，但礙於他們不懂廣東話，加上他們多是以兼職形式工作，所以他們對於解決本港語言治療嚴重短缺的問題是沒有多大的幫助。

陳女士在政府工作了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二年才提前退休，跟着便創辦了一間商業語言治療院。一般到該院接受治療的人都是經醫生介紹的，求診的病人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一）接受了扁桃腺或聲帶腫瘤切除手術後，須學習用聲的；（二）喉部因癌症或腫瘤而截除後，須要學習使用電喉或用食道發聲的；（三）發音不正的；（四）口吃的；和（五）中風後的病人。在未進行治療前，陳院長要先深入了解病人的情況，例如工作情况、家庭背景、心理和生理狀況等，因為一個人的聲線之所以出現問題或發音不正，很多時是受到環境和各種因素所影響；例如曾經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太太，每當其丈夫在外行船時聲線便出現問題，但當丈夫放假回家時，聲線便回復正常。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其聲帶完全沒有問題，只不過是因為和丈夫聚少離多，又缺少精神上的寄託，造成情緒抑鬱，以致影響聲線，經過陳院長的開解和接受聲帶運動後，問題便迎刃而解。



儘管絕大部份的語言治療師都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然而本港亦有兩、三位私人執業的治療師，其中一位便是在一九六四年首辦香港政府語言治療科的陳偉坤女士。陳女士是五十年代的註冊護士、助產士和健康院的Health Visitor，那時香港的醫院是沒有設立語言治療科的。鑑於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和語言治療其實是屬於一個team work，而當時屬於耳、鼻、喉科的Dr. Choi 和 中大醫學院院長Dr. Choi 均覺得如要提高香港的醫療水準，設立語言治療科是在所必然的，於是在一九六一年便派了陳偉坤女士到英國的COLLEGE of Speech Therapists 接受為期三年的文憑訓練。陳女士學成歸來後，成了當時香港唯一的語言治療師，為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和九龍醫院的in-patient 進行治療。陳女士的工作量是很重的。此外，由於等候治療的人為數不少，group Therapy 便成為減少病人輪候時間的唯一辦法。可是由於每位病人的病歷都不一，而每人的吸收能力亦有別，況且治療師可以給予組裏每一位病人的時間很有限，所以治療的效果是受到一定的影響。

一般voice disorder的治療大約需要六課的訓練（這當然要視乎病情而定），每課四十五分鐘，每隔七至十日便接受一次治療，每課收費大概是政府收費的三、四倍。治療的內容包括練聲、運氣來運動聲帶、做鬆弛運動和Physical Exercise，如病人在空閒的時間勤於練習，治療效果便會更佳。至於小孩，便會通過Play Therapy來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據陳院長透露，曾經有一位小朋友在接受過治療一年後，在校際朗誦節中勇奪獨誦組冠軍，其治療功效是有目共睹的。

談及陳院長在這方面工作了廿多年的感想時，她說對這份工作的熱誠有增無減，愈做便愈有興趣。眼見病人在接受治療後由一個情緒低落、脾氣差、不常與人溝通的人變成一個開朗、有自信心的人，那種喜悅和滿足感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問及在政府工作和私人執業有何分別時，陳院長表示私人執業的工作時間當然比較鬆動，可以給予病人的治療時間和注意力也相應增加，而病人一般亦比較積極；相對之下，在政府工作時可給予病人的時間只有十數分鐘，而治療往往因病人（如小童和中風後行動不便的人）須由別人陪往醫院而缺乏連續性。

綜觀語言治療在港的發展仍然是非常緩慢，由於此行業在港並未非常流行，所以一般海外留學生是不會選擇此科的。既然如此，便要依賴政府選派適當的人到外進修。可是由於費用昂貴，每年可派的人是有限的，直至最近，才有四位接受了政府獎學金的人仕從澳洲學成歸來。希望數年後香港大學訓練的語言治療師畢業後，可以解決語言治療師供不應求的問題吧！



# 色情，你的名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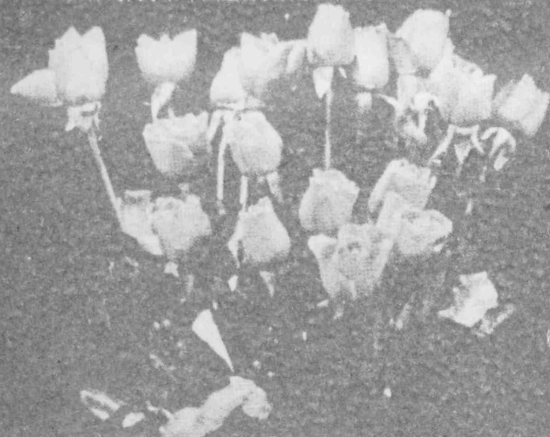
華  
Rob  
Lai  
mat

## 引言

香港雖然是中國人的地方，擁有不少傳統的文化和觀念，可是百年來一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自由開放」的情度，早已凌駕大部分亞洲地區之上。對色情刊物的審裁尺度，甚至寬於先進的日本。（日本的電影、雜誌等，均不得露陰毛。）

自從近年色情刊物拓展了高級消費者的市場後，它們已有「合理化」的趨勢。甚至一些在社會上頗有知名度的文化界中人，都公開支持某些雜誌，當主持的白才女，甚至不惜「現身說法」。究竟香港將來會不會像日本一樣，人人在街上公然翻閱「成人」雜誌而面不改容呢？

啟思本期分別訪問了花花公子的出版人鄭經翰先生，以及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同學和中國基督教神學院的龐牧師，



嘗試從不同角度，看「高級成人雜誌」的色情成分。以下是他們的意見。

鄭——鄭經翰先生

中——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同學

龐——龐牧師

## 甚麼是色情刊物？

中：「色情」其實是一種思想上的意識形態，並不等於暴露，也不能以外表來界定。簡單來說，就是將女性等同於性或性器官，對女性有着非人化（Dehumanizing）的看待。而色情的表現方法可以用性暴力、裸照等表現出來。

龐：色情刊物就是那些導人多想像關於性的事物，以及令人視別人為玩物，玩厭了便棄掉，正如小孩子對聖誕玩具的態度一般。

……今日社會所強調、渲染的男女關係只是生理方面的。從廣告、電影、小說、選美會等活動都傳播同一的訊息：性是一張漂亮的面孔、一副動人的身段、一種解人的享受……Hefner的「花花公子哲學」更把女性貶為「花花公子的附屬品」、一種「追求享樂的工具」，明顯地把性和人格分割了。……

——蔡元雲《醫者心》

鄭：色情刊物不單指一本有女性裸照的書。其實任何書籍只要鼓吹性暴力、不正常的性行為，視女性為發洩性慾的工具，或者是特別誇張身體某些部分的裸照以及含有極猥褻的文字等都可以叫色情刊物。所以嚴格來說，一本用文字過份描寫兩性情慾的書也算是色情刊物。例如本港一位科幻小說家的作品就常有色情成份。問題是香港人特別針對有裸照的刊物罷了。

## Playboy色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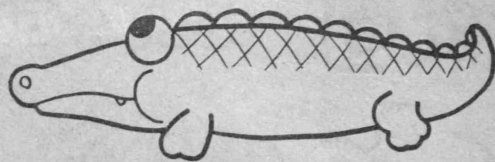
中：以中國人的道德標準來看，Playboy無疑是一本色情刊物，這是不能否定的。整個國際輿論，早已把Playboy和色情聯在一起，Playboy就代表色情。原因是它的裸照使人激起強烈的性衝動，和將女性視為玩伴，而忽略了女性其他方面。這種強烈的association就是Playboy被視為色情刊物的原因。當然裸照並非絕對等於色情，譬如文藝復興期的雕像也有很多是赤裸的。但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下，Playboy裸照所引起的聯想就變成色情了。

鄭：首先，我不承認Playboy是一本色情刊物，因為它沒有上述色情刊物的條件。有些人根本不了解Playboy，但我亦無意解釋；只有Playboy的讀者才可以批評Playboy，因為他們認識Playboy。可能一般人覺得一本書有裸照就是色情刊物。但是我覺得裸體不是罪惡或色情。人從母親的肚子裏鑽出來的時候也是赤條條的，上帝造人時也沒有給他們穿衣服。裸體根本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現代人因為保暖而穿衣服，於是把身體遮掩起來，漸漸地裸體便使人有罪惡感和認為是色情。

## Playboy是什麼？

鄭：Playboy其實是一本消遣的讀物，也是一種頗古老的美國文化，亦是一本沒有不良成份的雜誌。以前美國社會對性的態度比較保守，Playboy創立的目的是想說明性是正當的，是自由的行為與及可以公開談論的，所以Playboy所鼓吹的是「自由性愛」，但絕對不是濫交。況且，以前美國大學入學試，法律系和醫學系的Aptitude test，部分試題都是由Playboy的內容抽出來的，如果考生不看Playboy的話，他們的Aptitude test多數肥佬，所以其實Playboy是一種文化。以前五十年代全盛時期，Playboy在美國的銷量是每年八百萬本，到了八十年代，雖然人們對性的態度已經開放了，銷量卻只有四百萬本。在美國，Playboy現在已是一本過時的雜誌，只有老人家在看的。

其實Playboy的中文譯名「花花公子」是不恰當的。「Playboy」的意思是指一羣人「who work hard and enjoy life hard」。我覺得已故主席毛澤東的詩篇裏「風流人物」一詞用在Playboy上是十分恰當的。那是說，Playboy所給人們的訊息是學習怎樣去享受生活。況且，Playboy裏的文字也是很吸引人的。它是一本有內涵和富時代感的雜誌，裏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訪問、影評、小說和文章等，不但內容正確，也經常獲得美國的文



## 一點意見

Shirley

聽過了這許多意見之後，很想在這裏談一談自己的想法。首先，我相信所有心理健康的理智人仕，都會反對色情。所以問題是：甚麼是色情呢？大概是強調過份的、或者不正常的性愛罷。

可是，老問題又來了，如何斷定一本刊物是否色情呢？我們曾企圖接觸過「色情刊物審裁處」，但不得要領。不過據聞「色情刊物審裁處」到目前仍未有一套完整的審閱準則讓審裁員依據，各審裁員只能夠用自己的「常識」來判斷云。

不正常的性愛如亂倫、獸交等，當然容易判斷。可是何謂「過份」的性愛呢？單單看有沒有裸照，當然不行。我相信看一本刊物內容中的訊息，比這本刊物表面上的意思更為重要。一本提倡縱慾的刊物，就是色情刊物；它實際上涉及色情成份的篇幅多寡或者暴露程度反而沒有那麼重要。市面上有不少小報，都有不少色情成份，其實也應屬色情刊物——甚至比「擺明車馬」的色情刊物更壞！

如何管制色情刊物呢？我相信我們首要之務，是保障青少年免受它們的壞影響，因此應該加強管制它們在大眾傳媒的宣傳，以及嚴格執行十八歲以下不得購買那些刊物，等等。

當然，商人是最有辦法的，只要市場有需求，他們永遠有辦法合法地或非合法地滿足顧客。因此，我十分贊成鄭先生所說：解決色情刊物的根源，在性教育。

(按：本文章立場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 色情刊物的影響

中：色情刊物造成一種「假昇華作用」，把色情提升至藝術的層面。它灌輸一種錯誤的人生觀和道德標準給我們，降低了女性的地位和人格，以及男性對女性的觀感。男女關係（如戀愛、婚姻等）本身有崇高的一面，可是色情刊物卻扭曲了兩性之間愛的意義，它甚至造成一種風氣，就是將女性視為男性的性玩物也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換句話說，當我們面對一個女性時，我們只會單看她的樣貌、身材或軀體的美，而忽略了她的全部。這樣「非人性化」地「鑑賞」女性對於青少年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樣會影響他們正常的男女之間的社交，或妨礙他們正常發展內在的潛能。澳洲一位心理學家J.H. Court的研究顯示，增加色情的接觸是會令強姦和非禮的犯罪率增加的。而美國方面亦有一些和澳洲方面非常吻合之研究結果。

龐：色情刊物過份地強調性，其實對女孩子亦有一定的影響。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子，很容易以為要有性感的身體才有價值；當她步入中年時，便會覺得自己失去價值，而感到失落和不安。這種心理不獨影響價值觀，還會破壞人際關係，譬如說，婚姻等。

## 管制色情刊物

中：禁制的問題可以分開兩個層面來看。如果色情在大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報紙裏出現，剝奪別人的取捨權利就應該禁止，不過如果在比較私人化的媒介如電影或書籍出現，則可以接受。

龐：色情刊物如果能適當地加以控制的話，對青少年很有益處。不過即使全面禁止販賣色情刊物，也只能治標。若果有關人仕（如出版商、報販等）肯自律，效果才會更好。管制的底線，應該是防止青少年在電視或報攤上接觸到這類東西。最好是報紙和刊物分開來賣，正如外國的賣報紙機一般。

鄭：一般人以為禁止色情刊物出版就會壓止色情罪案，但其實這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認識到「性」是甚麼一回事。學校和家庭性教育是同等重要的。只有認識性，人們才會對色情刊物有正確的態度。例如政府現在的禁毒法例相當嚴緊，但是仍然有很多青年吸毒，原因就是沒有足夠的教育，令青年對毒品產生好奇。當然，一些過份猥褻的色情刊物，是應該加以管制的。

學獎。所以，現在的Playboy其實是為一群成熟、有生活經驗、教育水平比較高以及有經濟基礎的人仕而設計的。所以我認為二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看這本書是沒有意義的。至於書裏的裸照，我不敢唱高調說這是藝術，但也不是色情。我們可以當它們做一本書裏的書籤一樣。

Playboy雖然強調外在美，可是這並不是壞事。Playboy是一本有內涵的書，我們是內外雙線發展的。反觀，當一個人失去了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時，他也就注重外表了。

中：Playboy中的文章造成一種「假昇華作用」，將色情與藝術、文學、時下流行的「品味」和獨立思想刻意拉在一起，偽造了它們的必然關係，而使人降低對色情的防線。

## 抗議Miss Playboy選舉事件

中：「Miss Playboy選舉」與一般選美不同，在於它背後所代表的文化和意義，而不是在於暴露程度。我們（數十名學生以及一封有近三千名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大學教授、校長、教師和社工的簽名的抗議書）反對Miss Playboy在伊館舉行，還在電視上轉播以及在晚上這「老幼咸宜」的黃金時間播映，是因為「色情文化」與大眾傳媒勾結，公開推銷色情和將它普及化。Miss Playboy在電視的出現已經能感染一般人對這文化的認同，選舉頒獎更美化了代表着男性玩伴的花花女郎，無形中提高了「色情文化」被接受的程度，更令我們中國家庭對色情的防線降低，對於青少年是十分危險的。這次Miss Playboy更引起我們對政府現時的政策不滿：（一）現時採取Post-censorship制度，即是一個直播節目播出後如有人投訴才考慮採取行動，而不作播出前檢查。（二）政府對色情的檢定僅以暴露程度為標準，而忽略了背後不良的意識。這次抗議所得的效果雖然很少，但我們希望從長遠來看，可以藉此引起各界人士對色情問題的關注。



鳴謝：

中國基督教神學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鄭經翰先生  
陳偉坤女士  
Dr. P.J.T.F. Morris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 校園 題外話



## 年時

仔

頭



田

記

木

大頭仔

## 前言

請閉上眼想一想：十多年前你最喜歡或經常做什麼？讀書（咁乖）？看電視？捉波子棋？同兄弟姊妹隔離B仔打架？睡午覺？還是發日夢做公主、王子、飛機師？

令你最開心的可能是給老師稱讚，去海洋公園，在公公婆婆家中搗蛋而未被責罵，掛八號風球不用上課，在學校或家附近發現一條秘密通道可以做大本營，暑假快要逼近……而不愉快的事也莫過於老友要移民或搬屋，學來學去也不懂踏單車，明明沒錯又給同學冤枉，

你最喜歡的坐前排的B女說你太牛王，不與你玩，測驗不合格又沒有胆拿卷回家給家長簽名……

無論童年時是開心與否，都已成過去，不可以再來一次，只能夠從親友的小孩中窺見他們童年的一點點。童年始終是成長的一部份，也是重要的第一步。以前，新年時和媽去買新衫，星期天一家去西貢野餐，可以令你雀躍萬分，興奮了半日；家中的金魚反了肚，你最好最老友的小朋友要和你絕交，也會令你難過得很。現在想起，你可能覺得很幼稚、無知，但難道小孩對人的真誠、對事物的熱情不能給我們學習？就讓我們一起懷念過去的片段罷！

某月某日  
大力水手小食店內，大頭仔，大鼻，大口三人正全神貫注在那本「鐵甲萬能俠」上，完全看不到肥佬伙記也正在「勁超」着他們以及他們面前空空的枱上。

「勁！高熱火焰！」大頭仔說。  
「愛美神勁點，飛彈！」大口話。  
「點解修羅男爵又男又女嘅？」大鼻此子一向傻頭傻腦，各位請諒！

「鐵甲飛拳！」大頭一拳打出，竟然打在一堆類似豬肉的物體上，抬頭一望，見到肥佬正怒目而視，「嘩！」肥佬大叫。

「嘩！」三人隨即大叫。  
三人發足狂奔，臨走時大口仍不忘留下數句XYZ，一貫作風也！

×××××  
星期日。  
天陰下雨。  
起身，睇電視，食飯，睇電視，食飯，睇電視，上床，發夢，睇電視。

×××××  
星期一。  
要返學。

一回到學校，見到大口正在用書包護着心口對下十五吋的地方，又見到變態華正在用極高的速度在人叢中穿插，用閃電的手法突襲其他同學心口的十五吋，心想，「×人」遊戲又開始了，隨即緊貼大口背面，同樣用書包護住心口對下的十五吋，並準備隨時還擊。

小明中招……大明又中招……小周慘叫……小夠發芽般追着小朱……情況一片混亂！

「我要告你！」忽聞班長大聲道，想必是被襲了。大牛龜，火車頭，洋葱頭三人制服了變態華，大牛龜一聲令下「×佢！」接着而來只聽到華的驚呼，慘叫，唉！自作孽！情況依然一片混亂！

×××××

又是星期日。  
天晴。  
起身，睇電視，食飯，睇「小流氓」，睇「老夫子」，睇「叮噹」，睇「李小龍」，睇「十三點」，本來唔想睇，不過太得閒，食飯，睇電視，上床，弊！唔記得做功課，唔記得讀書，唔記得返學要背書，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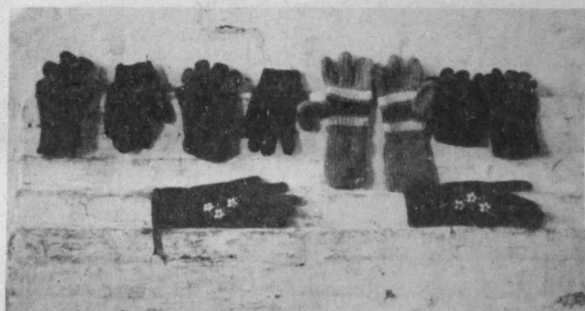
×××××



又是星期一。  
天氣唔好，心情更加唔好！  
教員室外面，本人正在練習本校最高武功心法，坐「無影棍」。有做功課又有背書，至少要坐四個小时，慘！我想去廁所……

教員室外面，大口因上堂多咀而被罰企。大口拿着朱炳（某老師）給他的計時器，每隔二十秒就要大叫：「我以後上堂唔多咀！」……「我以後上堂唔多咀！」……「你××呀！」（心想）……

×××××



又係星期日。  
天昏地暗。  
明天要考試，讀書，食飯，讀書，食飯，讀書……

×××××  
星期一。  
天氣冷，手更冷，心更冷。  
考試，第一條唔識做，第二條又唔識做，第三條都唔識做……

×××××

星期日。  
考完試。  
天朗氣清，陽光普照。  
「揪佢啦！」大鼻說。  
「咪嘈啦！」大頭道。  
「你××呀！想揪我，反揪！」大口大聲道。

「夠鐘睇電視啦！」老媽子在屋裏大叫，三人飛快收拾起乒乓波，乒乓波板，用床板砌成的乒乓波枱，做抬腳的木棍，又由走廊（電梯門前的一小撮地方）飛快地走到電視面前，欣賞我們心愛的電視節目——日本超人（3號）。

鏡頭一轉，三人已緊緊地堆在電視機前面，超人三號正在與哥斯拉（會噴火嘅隻呢！）大戰，弊！能量計亮起紅燈……超人戰敗……死了……嘩！大

鼻竟然流下兩行眼淚！……超人一號出現，……超人三號復活，再戰哥斯拉……金剛圈……勝了……回光之星……大結局了。

×××××  
星期一。  
行雷閃電，天氣奇差。  
派成績表！  
一接成績表，滿缸紅，唉！少壯不努力！

×××××

以上所有的只是小時候的一小撮片段，提到的大部份都是頭皮的一面，這並不表示童年是由頑皮構成，只是那些頑皮的事是最純真，最真摯，亦都最不易忘記的。

筆者的童年總是離不開電視，漫畫，遊玩，學校，小朋友，小同學及父母。我敢相信大部份的人都有個類似的感覺，又例如說，鐵面金剛，天地雙龍，三一萬能俠，五色奇俠，小飛俠，沙漠神童，底褲超人，Q仔及最初期的鐵甲人，都是我小時候最純真的朋友，在我的成長佔一重要席位。

願上文的故事能夠為各位帶來一小撮回憶，純真的回憶！

# 「公仔箱」回顧

這套卡通唯一令我憎恨的地方是尼路結果得不到天才畫家比賽的冠軍，還要餓死在教堂裏。你們之中有多少人為這結局飲泣？

講完卡通我就講講「動作」片集吧。「青春火花」、「綠水英雄」、「網球雙鳳」都令當時無數的小女孩發過體育健將的夢。我們一班女同學小息之時都會討論一下到底網球可不可以沿着球拍轉一個圈才落地，又可不可以貼着網邊打橫由一邊滾動到另一邊才落地；又討論一個人可不可以游水快過海豚，抑或是她像Six Million Dollar Man一樣裝了電子腳。我們由那時開始就覺得學校體育的那個羅Sir無型無款，又唔夠惡，又唔迫我們練習，以致我們不能夠成為香港一流的泳手、排球手、網球手……

還有小旋風紋次郎和柔道龍虎榜的姿三四郎。嘩，他們那時的鋒頭簡直銳不可擋。連帶小鳳姐唱的主題曲也街知巷聞。那時的長牙籤是扮cool不可缺少之物。

講了許多許多，你們有沒有共鳴呢？又或者有否漏寫了一些你認為印象深刻的電視片集呢？

洛琴

如果問我到底和甚麼一起成長的話，我一定唔會答「狗仔Bobby」又或者「信仰，我的天父」。因為我自小怕狗，星期日又起不了牀返主日學。於是，唯一的答案——我就是和電視機一起成長。

如果和一班朋友在星光下的海灘露營時，只要有一人提起兒時的電視節目的話，大家肯定都爭着說話，七嘴八舌，口沫橫飛，一講起碼四五個鐘。被涼快的海風薰吹着，大家都會興高采烈地沉醉在童年時的溫馨快樂裏。

試想想，我們怎可以沒有鐵甲萬能俠和愛美神呢。我始終都不明白為何萬能俠的頭被鐵鍊捆着時，操縱他的戰士又會跟着頭痛欲裂，莫非他的元神在萬能俠結合變身時已經走了入去鐵甲萬能俠的體內。

還有「小子又名路寶，人人都知道——小露寶嚟啦。」它那個側腰苦笑雙手放在耳旁的動作相信你都曾模仿過；尤其在打爛玻璃杯被阿媽即時發覺的時候。還有小露寶那個賣燴番薯然後自己製造氫氣球的朋友及令我更加恐懼打針的護士小姐……

至於藍寶石王子，那時為了收看這套卡通片，差點兒破壞了父女感情。因為藍寶石王子剛巧和賽馬直播同時出街。結果，每次都要大吵大叫大喊扮可憐，又或者由一起身開始就扮垂垂聽話老豆。同學仔在小息之餘就充份表現自己的智慧話「X先生係係X××啦，佢咁奸險。就算佢嚟住塊面我都認得佢把聲啦。」

如果叫你唱「飄零燕」的主題曲，你怎也哼到幾個音吧！相信不少人像我一樣甚至可以把整首曲唸出來。我時常擔心海滴在山坡上翻滾時會跌進無底深淵裏（後來我才知道自己原來有畏高症）。還有尼路的義犬報恩呢。我時常叫媽咪買些乳酪給我吃，但媽咪反問我：「乜嘢係乳酪？」我又答唔出。結果直到大結局我都没食過乳酪。

## 童真

## 詩詩

時：一九七五年三月

地：××小學

人：兩個純真變直的小學仔肥仔和B仔

「喂，肥仔，你話我哋點解要讀書㗎。」

（小小肥仔已有做哲學家的天賦）

「Miss『青』都話啦，我地呢，要勤力呢，咁就可以升中學，入大學，做社會嘅『樹樑』嘛。」

「咁到底大學響邊度㗎，我都未見過嘅。」

「大學咪響你頭頂度囉，蠢豬。Miss『青』話㗎，大學好大㗎，如果玩『瀑哩哩』呢，就一個月都唔唔到呀。」

「但係我頭頂唔係個天囉，升上大學咪即係升天囉。嘩！唔知見唔見到神仙呢。」

「咁可能見到㗎，隔離班嗰個珠珠成日都話要做神仙唔返學，你可能見到佢㗎。」

「好，肥仔，我一定要勤力讀書，升上天堂大學，搵埋你啦，珠珠啦，魚仔啦，……齊玩。」

講古都有話，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物換星移，桃花依舊，人面全非，時光如白駒過隙，溜走無聲。

十二年後，唉，咁又十二年，肥仔，B仔，珠珠，魚仔等人都入咗大學。本來他們都想聽阿Miss『青』嘅話，做社會『樹樑』。但當他們目睹日踏夜踏的拉記門前大樹都被風折斷時，在震驚，悲痛及憤怒之餘，決定不再日踏夜踏拉記，不再做社會棟樑，不再做一個唔走堂唔借notes 唔笑同學唔罵lecturer的學生。

他們的新生就睇一條大樹的倒塌而開始了！



# Glaxo

A World Leader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TRANDATE  
GRISOVIN  
BECONASE  
EUMOVATE  
PIRITON  
BETNOVATE  
DERMOVATE  
BECLOFORTE  
BECOTIDE  
VENTOLIN  
CEPOREX  
ZANTAC  
ZINACEF  
FORTUM

Glaxo Hong Kong Ltd  
18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Tai Koo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852) 50524 Telex 86341

## 相對無言

你我不請同手兒，奈何今日同會相對無言？

大概彼此都已改變。

「三人行」——儀、你和我——別人給我們的綽號。我們相識已近十五載了。

記得小時候，三人總愛到屋後的小山坡，用自製的膠雪條棍玩具槍，玩最原始的捉賊遊戲。你倦了，便去向易老頭處買雪條吃，目的當然不在吃那些簡單了。下雨天，亦不寂寞，玩「搖搖」或交換郵票或登上圖書館，都可以消磨一日。

還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小六那年冬，不知怎的患上急性盲腸炎，要立刻施手術。醒來後，從母親口中才知道當晚躺睡在手術室外，冷的長椅上，苦候了一夜，你們一面等消息，一面祈求上天，教我戰勝病魔。而你卻無辜因而害了一場感冒。你倆的熱誠重重壓在我心坎裏，更何況還有你倆的「疾」，憑他我的生命不保了。

我確在無言感激。

中三年，一句「父命難違。」狠狠地把我帶得遠遠的。儀真傻，以為瞞著我們可以減卻自身的淒傷，竟無聲無息

地去了。這句破的謊言時她早已身葬異鄉了。

「三人行」，從此剩下你我二人。

兩年前，我考進了大學，你却欠了點運氣。在家擱了半年，你終於打消了重讀的念頭，到社會大學闖關。又半年，大家都習慣彼此的生活圈子——一個不值得慶幸的事實，因為，你愈來愈變異世。市儈，我不曾知道。對我的看法大約是「進了大學就變人了」之類。但我對你的看法，卻很清楚。如是者，你有你滿面而赤的財氣，我有我說我的「溫室物語」，彼此的距離就只有靠

而作伴來維繫。

顯然，「話不投機半句」是你我不會而同的感覺。

有一「相識滿天下，知心無幾人。」小時候沒有懷疑，沒有利害衝突，朋友都坦誠相告。長大後恐怕再難交到些知心友。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不一樣，命運令我們的足跡重疊，又毫不留情地叫我們走不同的路。前望去，是蹣跚的歲月，只好酒脫地，讓童年的回憶，留下永不磨滅的影子。

相信很多人唸小學時都會在作文課遇過這題目：「我的志願」

不少孩子想做飛機師、教師、消防員……更有些妙想天開，甚至想做太空人。

這些童年夢想，基本上是擺脫了一切顧慮，客觀環境的限制，用僅有的知識（例如我以前不知有會計這工作）所作出的選擇。



## 我的志願

於是長大後，我們很容易覺得幼時想法幼稚，或唱高調不可行。

不知有多少人能夠堅持自己原有的志願？

我不教人在這方面固執，因為對目前的事不了解，不可能作出一個理智的分析和選擇，更何況用於一個黃毛小子身上。

小孩子立志願是單純的，他們的選

擇都是依循自己的喜好。在他們天真純潔的世界裏，醫生扶危救急，警察懲惡鋤奸，消防員捨身救人，飛機師遨遊天上，每人隨着自己所仰慕的目標而去，雖然不切實際，卻是出於一片真誠。

他們不會考慮到或知道要到達這塊野花盛開的平原，必須首先要攀過崎嶇的山路，而這塊草原亦不是想像般中美麗，有時亦會有刮大風、下雷雨的時候

## 鳥

。好像做醫生，就要經過無數考驗和難關，例如大大小小的考試，漫長的醫學生生涯等。差點漏了一樣，就是對血和核突的東西無懼。做成醫生後，又要負擔頗大的精神壓力，時時刻刻要面對死亡、失敗，可說極之不容易。

話雖如此，我還是欣賞他們，欣賞他們的一片真。在他們的世界裏，你找不到甚麼金錢利益、社會地位、工作報酬等現實社會中令人煩惱的事。也許，小孩子可愛，就是他們有一份未沾俗塵的童真。

所以當一個小孩對你說：「我的志願是要做個好醫生。」請為他祝福。

## 結語

「童年是一生最快樂的時刻。」

兒時你可能不相信這句說話。

「什麼?!快樂?!快樂就不須每晚做家課。爸爸很快樂，可以不用做家課，每晚在客廳的梳化上看報紙和電視。我快點長大便好了。」

「唉!又沒得出去玩。媽媽真專制。如果我是大人多麼好呢，自由自在。」

對，長大後你有自由，但亦都有責任，你要對你自己、家人、身邊的人負責；長大後你可以在梳化上舒服地看電視，但亦要在公司裏忍受上司的氣和複雜的人際關係。或許，當你受夠了，你會默然想起在樹籬下的那段日子，你會想起「童年是一生最快樂的時刻」這句說話。



存屍房的一角——木板下的浸屍池便是安放屍體的地方。

## 2B裝修……

Winnie

數年前大學曾經考慮在沙宣道口興建一座MULTI-DISCIPLINE LAB.，但後來計劃被擱置了。跟着DEPT. OF ANATOMY 便通過UPGC取得三百五十萬元，用以作為2B裝修工程的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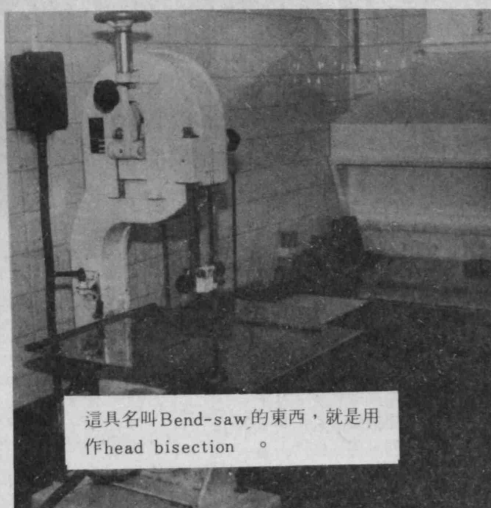
2B的裝修工程大約在一月初已經展開。工程主要分為兩期：第一期工程裏，DEPT. 爭取了三個泊車位，以及興建一個新的EMBALMER'S OFFICE, MACERATION ROOM, PROSECTION ROOM, SPECIMEN STORE, 和後備發電機房；第二期工程以「拆舊起新」為主，希望能在半年左右完成。此外，工程亦包括安裝新水喉管、電線、加建新房間等，而工作間也會重新安排。



Maceration Room內一個用作蒸骨用的大煲。

其實2B裝修的最大原因是配合新的處理屍體方法。以往防腐屍體主要是用浸藥水的方法，藥水中含有FORMALIN，是一種致癌物質，HKU SAFETY OFFICE 亦曾經到來量度FORMALIN超過國際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浸屍池的上蓋有一般人的腰那麼高，而且非常濕滑，工人在上面工作，偶一不慎便會墮下池中或滑倒地上。（J-

AMES TING 自己亦曾經試過一隻脚踏下藥水中，幸好沒有造成意外）幾年前，JAMES TING曾到過英國的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去學習新的防腐方法。新的方法主要是用新藥水配方（含較少FORMALIN）注射入屍體內，注屍過程大概需要一至二小時，屍體接着被存放在膠袋中。裝修後，會安裝一批雪櫃（1-2℃）用以儲存屍體，大概可容納一百四十具屍。



這具名叫Bend-saw的東西，就是用作head bisection。

目前從DISSECTION後所得到的骨，會在2B的MACERATION ROOM 作處理，經處理後的骨會存放於現時天台的骨庫，用作ORTHO PAEDIC RESEARCH。裝修後，新的骨庫將被移到2B。

MR. JAMES TING的父親是戰後HKU ANATOMY DEPT. 的第一個TECHNICAL STAFF，而ANATOMY DEPT. 的舊址正是現在HAKING WONG BUILDING的位置，JAMES TING 小時候就和家人住在對面。唸中學時，他經常到父親的工作地點去探望父親，亦從父親那裏學過一些防腐的方法，同時由於父親的工作地方較靜，所以他常常晚間在那裏讀書，漸漸地亦習慣了那裏的環境，並沒有對屍體產生恐懼感。中學畢業後，曾經有一、兩間公司招聘他，但由於對那些工作沒有興趣而放棄了。恰巧當時ANATOMY DEPT. 有一位員工辭職，而J-



其中一個浸屍池。

AMES TING 對這份工作一向甚有興趣，於是便加入了ANATOMY DEPT. 工作，由1971年起，直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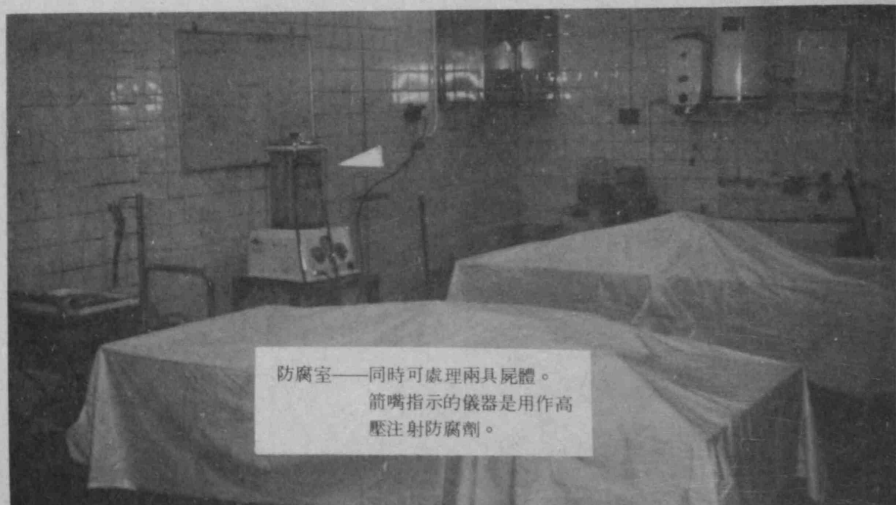
JAMES TING的日常工作包括防腐新的屍體、打掃2B的停屍車（因一般打掃工人都不敢接近屍車）、打理DISSECTING LAB. 以及製作骨骼標本等。

現時五樓MUSEUM的標本，主要是前兩任的中國籍PROFESSOR發起製造的，當時由一批DEMONSTRATOR 負責製造。由明年開始，FACULTY OF EDUCATION 將會開辦SPEECH SCIENCES一科，課程亦包括有ANATOMY，所以JAMES TING 亦將要忙於製造一些新的標本了。

（鳴謝Mr. James Ting及Anatomy Dept.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Overnight refrigerator——當屍體過多而又未及時用防腐工作時，便會放在這雪櫃內（溫度大約是1-2℃）



防腐室——同時可處理兩具屍體。箭嘴指示的儀器是用作高壓注射防腐劑。

八八年學生會提名經過兩次延期後，仍未收到任何提名。是學運趨向滅亡？是港大學生冷眼旁觀？還是學生會壽元已盡。我們為此訪問了八七年學生會評議員蕭偉達。

蕭偉達同學是社會科學院三年級學生，一個十分有衝動活力，想上Union莊的同學。雖然仍未被提名，他已經說服了很多出任部份職位，但仍欠兩名president。他笑說如果沒有人出來「認頭」的話，他的計劃便會崩潰。

蕭偉達同學指出在87年學生會搞了不少活動，如兩次全民投票。七十五週年慶典等，把各種活動推展到學生面前。學生會的可行性甚高，只是沒有人想出來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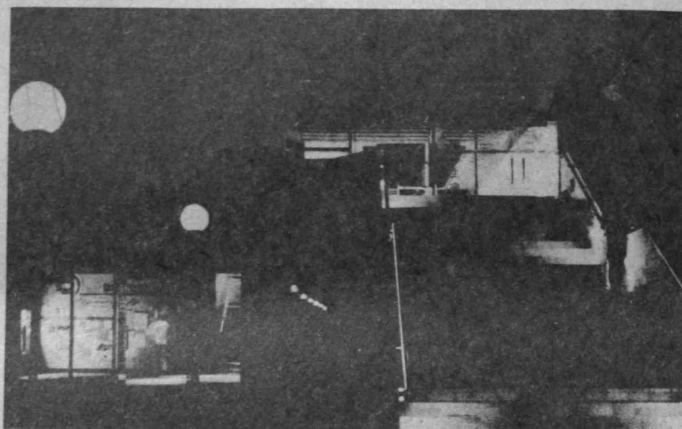
他早在十二月初開始想出來負責，是因為學生會可以發揮的地方不少，而且預料沒有必然會員制的爭論與及開放日的活動，學生會更加容易將活動推廣。

從各方面來看，港大並不是沒有人想做事，因為Social, Art等屬會的上莊沒有甚麼問題。其實不少一年級學生都有大志，但因為年輕及沒有信心，而

對事情望而生畏。另外，學生會在長遠人力發展方面做得不好，被不少的事情拖延着，而實際吸納新人的工作又做得少，才有今天的情形出現。

# Student Union 1988

阮文廣



現今的學生會仍然沿用十年前的結構，但時代變了，學生變了，形勢都變了，學生會的行政架構也可能有問題存在。

蕭同學個人對學生會的看法是這樣的：學生會是處於中央角色，提供屬會不能提供給同學的福利、達到協調、資源分配、避免衝突的出現。

蕭偉達同學表示，評議會正在起草應變措施，一旦沒有人出來競選的話，將會委任部份同學，署理一般性事務，

在一月尾的時候便定出初稿，並有所安排。

現在港大有不少Festivals, balls提供給同學，所以中央應以達到平均發展為目的，不應該盲目跟風，並在外務發展方面扮演積極角色。

在國際形勢上，港大的發展對香港非常重要。現今香港的前途倚賴着與中國的關係，而香港對中國提供資訊及管理服務的角色會愈益明朗。港大步向國際化，認同中國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另外，在歡迎新校長的校務改革裏，超過一半的同學承認港大對香港的重要性極高，所以港大學生會應有一個更長遠、更廣闊的眼光；同時作為港大學生及香港公民，應該擴闊視野，國際化起來，從而達到「立足香港、建設中國」、「放認關爭」等目的。（放認關爭即是放眼世界、認識社會、關心祖國、爭取權益。）

在學苑有人批評學生會七十五週年的籌備和過程馬虎，作為籌委之一的蕭偉達同學完全接受有關對自己的指責（文康活動並不是由他負責）。他認為自己負責了很多事項，引致角色混淆起來。他本人要負責全民投票，後來發現開幕典禮原來沒有人負責，在幹事聚餐前三日又發現原來並未訂酒店等突發事件不斷出現，他自己一一的都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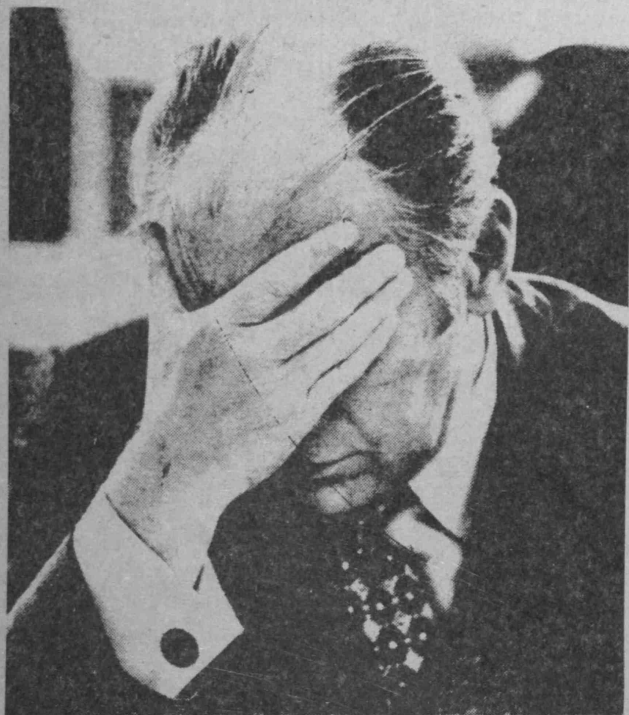
他認為那可能是學生會結構與控制的問題。學生會的幹事都是獨立候選人，他們想負責多個計劃都可以，結果做成活動氾濫，於是問題不再是質與量，而在為了甚麼理由參與這些活動。蕭同學表示只要凡事做得精簡（不是不做事），吸納、培養和建立一班中屬同學參與、負責學生會事務，一切問題自然應刃而解。（鳴謝蕭偉達同學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點解？

點解？

點解佢咁咁失敗？

李岳



上一年因為港大學生節跟Medic考試撞期，在Medic極力爭取改期下，Union仍然堅決原先決定，Medic終於決定退出學生節。相信各位都記憶猶新。

今年的學生節定在三月三日至十日舉行，又跟Medic九〇和九一班考試及九二班term test撞期，而且Arts Association的七十五週年紀念，亦適逢在這段時間舉行，這次Union Festival又再一次受到重大的考驗。

中央只能訂學生節在三月三日至十日的檔期，是因為三月十一日的時間早就被Health Service訂下來作展覽之用。但後來發現這展覽可以延期至十一月才舉行，所以中央正預備跟人家商量，希望可以把學生節延期一個星期舉行，並將院系比賽放在末段，好讓醫學生能有更充分的時間來作準備。但即使延期舉行，仍然有問題存在，就是工程系在十一號term break。於是便只餘下三月三日至十日的檔期了。

當Medic聽聞這消息後，便有一羣學生聯署了一份大字報，張貼在Union，為這次事件抱不平。內容主要是指責上年學生節籌委會因為諮詢不足而使學生節和Medic考試撞期，今年的學生節又歷史重演，是一種不負責任、不可原諒和說不過的事，並建議在十月舉行學生節。（其實這次出大字報的同學，主要是上年和今年幹事會的成員，但為何不用幹事會的名義，代表醫學生發表一點不平的言論，便不可而知了。再且，大字報似乎在Medic從未出現過，那又何解呢？難道Medic的同學真的不問世事，不關心四周所發生的事情嗎？）

十月才舉行學生的建議，對我們醫學生來說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因為考試

並不在十月，而Orientation亦近尾聲，又有一羣新力軍加入。但這個十月檔期，相信要考慮的因素亦十分複雜，因為港大大部份的舍堂和會社的Orientation在十月仍然在進行中，場地和人力問題也是十分傷腦筋的。

Union Festival多年來各舍堂和院系的參與率都是十分高的。但上一年因為和Medic考試撞期，被迫退出。Union應有見及此，為下一年的Union Festival做好預備工作，早一步諮詢各院系和舍堂，及早定出適當的檔期。Medic考試和Arts Association的七十五週年紀念，甚至工程系的term break亦是一早便決定了。所以，今次Union Festival的取消，正反映了Union對上一年的教訓沒有作出檢討。這是Union辦事不力，還是HKU真的沒有一個適合大家的檔期？下一年的Union Festival，又會在何時舉行？還是跟今年一樣，因找不到檔期而再一次取消？

今年的學生節除了檔期問題外，還有一些其他複雜問題的。在檔期爭論之際，又出現一份大字報。這次是由文學院同學聯署，指責有人盜用學生節籌委會的名義，跟各院系和舍堂代表召開非法會議。原因是這名義為籌委會的同學，還未經評議會批准，便召開會議，其會議是不合法的，而會議內容亦無效。但後來，這羣同學便張貼大字報，自稱是一羣熱心，於學生節的同學，出來籌辦學生節。這羣同學理應被處罰的，但學生節被取消，這非法的籌委會沒有效力之餘地了。這對他們來說，是次學生節的取消是一個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這羣熱心人仕，其責任又有沒有人繼續追究？

# Medic Ball

寫真

Stella

某月某日，成班Ex Co在七嘴八舌，人心惶惶：

「弊！有兩班同學要考試，廿九號個medic ball豈不是拍烏蠅？」

「逼於無奈，不如改為廿三號在Pauline Chan Canteen舉行……」

「搞錯咩？Pauline Chan又細又窄，點跳呀？」

「其實，一樣可以搞到有聲有色，你哋定啦！」

大日子終於到臨。

「六點半啦，仲未有人嘅？莫非……」

終於見到幾幫人零星而至，爲了營造熱鬧氣氛，於是安排等齊多些人才放人。一陣陣勁樂傳出，愈等愈心急，愈等愈興奮……。「開關啦！」大家一擁而入。「什麼？禮物？唔記得帶呀！係咪唔係跳嘅？」混亂之中，舞池仍空空。

「不如一齊出去跳啦！」

「唔，都係你先表演啦！」你推我讓之際，人潮湧入。嘩，游目四顧，只見各式麗人，濃艷者有之，清雅者有之，燕瘦環肥，令人目不暇給。忽然置身樂香國中，各medic男士只覺疑幻又疑真。

「喂，嗰班係邊間hall嘅？咁靚嘅？」

「亞文，介紹你個表妹我識得嗎？」

當然，也有不少入本着「ball場無真愛」的精神，只遠觀而無妄動。舞池黑暗，小心爲妙也。

嘖嘖，想不到有些平素沉靜，一表斯文的同學竟能自創新招，舞技過人！端的是真人不露相。那邊廂幾個小子愈跳愈誇張，簡直好像打架一般，偶而來幾聲怪叫，極盡視聽之娛。嘩，突然一條人龍殺入舞池，橫衝直衝，勢若「瘋龍」，終於失去控制，腰斬成兩截……。

一連幾隻慢舞，自然是有人陶醉有人悶！好些人跳到大汗淋漓，氣喘吁吁，於是趁機會出憑票換飲品。「只此一包，恕難再奉！」沒法子，小小一包檸檬茶變了玉液甘瓊，省點兒喝嘍！這時的Pauline Chan Canteen已一洗慣常呆板平凡的形象，脫胎換骨，成爲紅男綠女濟濟一堂的聲色浮華之所，勁舞狂歡，熱鬧非常！

「十點幾就散band，早唔早啲？」當然啦，各同學經過精心打扮，本想有爲而來，ball一完就走豈非浪費？

「落D咯！」

「我話去lounge！」

於是乎，大家各有各繼續去感，而我們的medic ball也在意猶未盡中宣告結束。明年見啦！

## 一個一年前的錯誤

清濤



除此之外，記事簿有一些莫明奇妙的地方，在記述學生會有甚麼用品可以供會員借用一欄內，竟然有一項叫「大水」的物體。這一種叫「大水」的到底是甚麼東西？只好怪自己年幼時不好好用功讀書，致有今日之下場。

相信各位現在都應該收到了學生會今年的記事簿。今年的記事簿以純潔的白色爲主題，給人清新和眼前一亮的感覺。另外，這一本記事簿比上一年的一本明顯的細了許多，不單可以放在襯衣袋內，方便攜帶，更意味着今年是簡單的一年（簡單到無人上莊？），可供記錄的事件並不多。雖然設計簡單了一點，但各位對這本記事簿的資料亦無用存疑。與中大那一本印滿「今年grant loan又少咗！」、「白痴佬抗共」の記事簿相比，我們的那一本就似乎略勝一籌了。

今年的記事簿另一特色，就是姍姍來遲，開學開始籌備，一直等到十一月才聽到記事簿印好的消息，學生會也出了多次大字報解釋沒有記事簿的原因，話說是因印刷公司出了問題，沒有按照合約辦事。到底學生會方面有沒有追究這責任呢？而這問題又有否適當地解決呢？

如果各位打開今年的記事簿一看，會發現87年的聖誕應該是星期五。但如果各位再翻開上年的記事簿，就會發現87年的聖誕竟然是星期四。這一天的差距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如果各位再往前看，就會發現舊の記事簿裏的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都同樣是星期三。這一個一年前的錯誤竟然沒有人發現。（筆者也是最近才發現的）。

本來這個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很多人在收到今年的記事簿之後就會把舊的一本掉棄，但問題卻出於今年的記事簿一拖再拖，於是部份人就只好繼續的使用舊的一本了。

這一個無關痛癢，微不足道的錯誤，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提出笑話？

若你仍然不相信的話，不防取出你舊的一本記事簿求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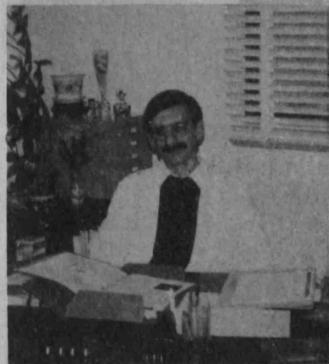
動

物

之

家

廣



在沙宣道有不少建築物是屬於香港大學的，最爲人熟識的是李樹芬樓和陳蕪琴樓，但除此之外，還有MIU和Laboratory Animal Unit。我們這次特別爲各位介紹 Laboratory Animal Unit。

據Laboratory Animal Unit的負責人Dr. Moore表示，Laboratory Animal Unit 是同時屬於醫學院和香港大學其他院系，目的是提供作教學與研究用的動物。內裏所飼養都是小動物，例如老鼠。

整座 Laboratory Animal Unit 共有四千平方米，共分為四大部份。

(一) Specified-pathogen free breeding area位於二樓，而在地下和地下一樓的地方有花灑和貯物的設備。這是將培養老鼠、松鼠等生物於一個沒有病原的地方，避免動物因爲受到感染而破壞結果。這是屬於閒人免進的一區，所有工作人員都要先洗澡和換上保護衣物。爲保證是沒有病原的環境，會作出定期檢查。

(二) Minimal-disease Area 位於一樓，用於白兔、貓和雞的繁殖。對微生物的存在會作出定期檢查。另外這裏有手術室和X光等設施，使手術可以在最少病菌的情形下進行，並爲食物和獸籠消毒。

(三) Quarantine area位於地下，供給那些需要一般環境及短期實驗之用。這裏亦處置那些外來而不知道健康情況的動物。

四服務區是給以上各區提供物料，如食物貯藏、獸籠清潔等服務。

Dr. Moore指出，手術室內所進行的實驗皆在研究的範圍，例如將某種物質放於白兔的耳內，以觀察牠的反應。在以前Laboratory Animal unit是有癌症的研究，但現在已因爲研究完成而關閉了。

在外國的實驗室時常有動物被人偷走，而香港的又如何呢？Dr. Moore笑說，Laboratory Animal Unit 也有自己的保安系統，但並不是要避免動物被人偷走，而是要避免動物受到感染，使實驗室不會受到影響。

在Animal Laboratory Unit 內的剩餘動物，是會售予部份中學和一些實驗室作解剖之用。這些動物是不會賣給私人的，好使Animal Unit不會淪爲寵物店。

Dr. Moore 又指出，LAU 亦爲中大、理工及醫學院提供動物作研究。

現在的Animal Unit 正在擴建裝修中，擴建完畢後將會多出六百平方米呎的地方，爲醫學院提供服務。

Dr. Moore特別帶我們到地下一層參觀。

在入口處有一滅蚊燈，用以殺死飛進的蚊蟲，內裏每一間房都放滿動物。每間房都調較到一個適合的溫度和濕度，並有定期的光暗調節。所有空氣都要經過過濾才由天花板送回房內，再由鐵玉的排氣口抽走。房內的用水亦經過紫外光消毒確保清潔衛生。

中心內動物的食糧都是由美國入口，好處是環境容易控制，而且可以培養出標準的動物。在以前曾經使用過本地生產的食糧，但發現效果並不理想，才再次使用美國貨。

（感謝Dr. Moore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蘇軾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美好的時光信誓旦旦，  
我為何去得這麼突然？  
您的日子並未過去，  
您還可在在此逗留，  
嫣然一笑，  
最後再走。

什麼？我天生就是。  
一時半刻就說再見？  
造物叫我誕生，  
只爲了彰顯您的價值。  
又叫我在靜默中消失。

我是一條狗，一條自來狗。

我本可自由自在的獨立生活，我懂得尋找食物，尋找快樂，尋找生命。過着寂寞但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海闊天空的生活。

可是我竟羨慕住家狗被受寵愛的生活，又看中了一主人家，從觀察所得，感受到他們的愛心，如他們跟鄰居十分和睦，對一些野生動物（雀、蟬、甚至蛾）的呵護，便肆意街上碰他們。他們對我甚為憐愛，尤其是那長髮，跑跑跳跳的少女，她不時帶些好吃的東西給我。

我下定了決心，在一個下雨的日子，我裝作可憐的跑到她的家門，她見我可憐的模樣，見她十分難為的樣子。忽然，她竟將我抱起來，不顧弄污她的衣裳，在她的房間，她細心的把我弄乾，仔細的給我的毛用風筒和梳子梳理一番，我想這輩子也未曾這麼的清潔。

這個下午和夜晚，我都依在她的床邊，不願離去。

第二天便不好過了，我知道她和她母親正鬧起來。料想她媽媽一定反對我的存在，當然是大條道理，在她媽媽看來才是道理的道理。「道理」不外是「玩物喪志」，「忘了讀書」，「不清潔」，「令家庭不寧靜」，「加重她的工作」，……

她顯然據理力爭不成功，但卻也不肯放棄我。走回房中，關上門，抱着我沉默了好一會。

這些日子以來，我覺得不好過，尤其是上廁所，總得經過客廳，見到她嫉惡的眼光，便不得不急急地走開。但我却依戀跟她一起的時光，她每次見我都令我很快樂。我很喜歡我的家，是鑲着她名字的大浴巾。她那次輕輕的把我提起，放在一團軟綿綿的東西上，我舒適得不得了，但她忽然把浴巾將我捲起來，我狼狽的掙扎，冒頭來時，見到她對着我傻笑，我也笑了。

她偶然也帶我往郊外去，當然是快樂得可以。

可惜快樂是短暫的。

她媽媽在家時，她總不敢逗我玩，而且她媽媽留在家裡的時間很多，比她多幾倍。她只有偷偷的來陪我。

多數的日子，我在家苦候了一整天，只見她幾秒鐘，她便上床睡了。我起床時，她已不知去向。

我開始有點懊惱，希望向她要求多一點時間，但見到她時，她總不明白我的意思，或是明白了但改變不了現實。

不公平，要見她，總要等她空閒，還要等她媽媽理不到的時間。我卻完全不可以選擇，在甜美的骨頭夢中，她一定剛好有空隙時間，把我搖醒，我卻捨不得不理她，見她失望的樣子，我便要終止這個夢，陪她，卻不知何時才能發一個這樣好的夢。

我也應該有情緒低落的時候，我無心情玩的時候，遇着她有時間，也得裝開心的陪她。但她卻可以惱我不吃她特別留給我的早餐，完全不原諒我剛吃了鄰屋沙皮狗送給我的雞脾。

不公平。

有時真覺是自己找麻煩。

有一次，因她媽媽長在廳看電視，一整個下午我都去不成廁所，禁不住的在房門地氈上撒了尿。她媽媽等這個機會久矣，已經準備好木棒，正瞧着我頭上胡瓜劈下來！

腦後生風，幸我閃避及時，不然一命嗚呼，真有冤無路訴了。我這時顧不了許多，奪路逃命去也。

走了出來，心有不甘，別有依戀，回頭從屋後爬回她房中，咬起我的那條大浴巾，悄悄的離去。

第二天，回去偷望，見她雙手托着兩腮，在窗前遠眺，心有點不忍，但又是忍下了，停着腳步。

快樂總是短暫的，就如那一抹夕陽，清晨的一襲微風。

我還是一條狗，一條披着浴巾的野狗。



坐 通 氣 好 透  
「藕實」無  
坐多郎

妹問潮流興乜嘢，  
我哋班話係與「坐」！  
one more, two more, ever more,  
坐完乜乜坐有排坐。  
唔知乜堂無所謂，  
只要早D返嚟坐；  
準時返學好緊要，  
遲到五分大門鎖！

腳下邊個坐得靚，  
 鬥下邊個坐得多，  
 一路釣魚無緊要，  
 最緊要係人夠多。  
 大蘿肌就好搵磨，（註）  
 條脊骨就斷鬼咗，  
 最慘都係我個口，  
 開開合合麻煩多！

咁上堂「大D」可否鋤？  
嘩你係硬讀到竊咗！  
非但「大D」無得鋤，  
去廁所都話唔得過喎！！  
咁我哋係咪多咗科？  
係喇，嗰科叫做「坐」，  
最慘MB都考㗎，  
點考我就最清楚——

首先佢哋請你坐，  
然後開始係咁鑊，  
睇下條頸墮唔墮，  
評下坐姿安唔安。  
唔好以為好易喎，  
聽講殺人殺好多，  
為咗避免遲畢業，  
落堂Lib，記再練坐。

問我點解咁無聊，  
口大口臭口水多？  
可能上堂上得多，  
個腦變得麻木㗎。  
唔寫下嘢調劑下，  
遲早變咗傻哥哥，  
喂！係咁先囉囉，  
得閒請多D 嚟坐。



註：「大蘿肌」，GLUTEUS MAXIMUS.

# 足球員的背後



Medic足球隊不負所托，在院際賽中勇奪錦標，這個事實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但其間的辛酸事蹟及惹笑新聞，相信是鮮為人知的。作為隊員之一，我覺得我們應該讓普羅大眾知道球場內外的種種事情。

一年一度的院際足球賽，照慣例在11月舉行，筆者亦甚為慶幸能被白隊長點名入伍，而更開心的是91班總共有6名正選國腳，堪稱全隊骨幹。91班足球享有盛名，馳名中外，衆所周知，舊年更勇奪inter-year champion，所以順理成章地有這麼多人入選，相信其他班亦無異議。另外，90班亦不示弱，有3名國腳入選，這就聯同92班的幾員新血，組合而成實力完整的fac. team。

筆者身為隊員之一，當然知道每位國腳的技藝及趣事，興之所至，就冒着生命危險的來一次大揭秘，由於和91班隊友比較熟，以下我就集中描述他們一些場內場外的趣事。

91班國腳計為：家禽健、張淑賢、白灼蝦、羅魁梧、劉定班及筆者。

家禽健踢的位置是左二閘，此子踢法爽朗，硬橋硬馬，前鋒都忌他三分。他頭球亦不俗，加上夠大腳，所以甚能針對對方翼鋒。不過，家禽健亦有不少笑料：話說對Engg.之戰，家禽健未踢已經爆了眼，事後他行落沙灣時撞落條電燈柱，後來更解釋為行路時被某樣東西分了神，望不到前面有條柱。根據筆者親臨肇事現場觀察週圍環境，發覺意外可能原因有三：①望天②望海③望女仔。其中兩個推測明顯是不合邏輯，答案亦呼之欲出！不過，家禽健始終堅持貼着膠布來踢，頂頭球唯有小心一點，至於後果就得暫時忘記。他終於在賽後趕去QM急症室，其精神之可嘉，實在值得為他鼓掌。

張淑賢司職中鋒，和本人合演雙箭頭。他和我最為合拍，可能他同姓袁的人特別合拍，所以我們往往能令對手後防崩潰。我們擅長的招式有：前掩後攻、聲東擊西、頂完再頂、亂射補中、飛來飛去等，總之隨機應變，務求爭取更多的入球。我們的合作在準決賽對Engg.一役表露無遺，此役大勝對方四球，而我們每人亦各有一球斬獲。張淑賢更加在對Law一役，向朋友借了部攝錄機，將整場比賽錄下，此場比賽節奏明快，扣人心弦，實在值得回味，及後我們在med. lib.播放時，更吸引不少

球迷欣賞，就連不曉踢足球的Winnie (Ada的契妹)都來觀賞，遺憾的是她半場時離開了。各位讀者若果有興趣，可直接問91張淑賢，佢定會樂意借給你的。

跟着要講的是隊長白灼蝦。白灼蝦踢中場中間位置，是全隊的輸血管。他分波呖呖都幾好，簡直有着英國荷杜的影子。曾有傳聞，意大利祖雲達斯願意以高價將佢收購（——做執波仔），年薪超過百萬磅（垃圾），但白灼蝦為了學業而放棄這個大好機會。身為其隊友，我是覺得有點可惜，不過亦高興他能續約效力medic，好讓繼續和我們合作。白灼蝦第三個字原來是有段古的，話說此子原名白灼，不過在champ fight當日，但竟然臨場至發覺自己原來無帶波褲，頓時徬徨萬分，更加在更衣室內赤着身子週圍問人借，其表情更是十分之卡通，令我們捧腹大笑，最後終於在開波前借到，亦算他好彩。這麼大頭蝦的隊長，相信世上無多了，我們便將個「蝦」字加落其名，而變成現在街知巷聞的白灼蝦了。其實他做事胡塗，我很早就知道的，因為我曾數次到old halls探訪他，一入房內，就發覺其房就有如一個狗窩般，衣物四處亂放，全房竟連垃圾簍都沒有，認真佩服他。要知道一個隊長的私生活會對其隊友有着很大影響，故希望白隊長早日改過，做一個好榜樣給大家借鏡。

羅魁梧（註：前兩期啟思所登的羅英偉正是此人的藝名）是踢中堅位置。他是人如其名，身高逾六呎，渾身都是肌肉，港大鐵人賽冠軍正是他。他更是港大第二號飛魚，另外又是田徑好手，總之所有運動都是他的專長，他更因發覺籃球太易入樽而放棄在籃球界發展，所以大家甚少見他打籃球的。回說足球，他因為身材高大，步大力雄，所以是位甚穩健的後衛，他更時常上前助攻，為球隊爭取入球。他頭球確是了得，可以說全無敵手。透露一個秘密給你知，原來魁梧略帶黃色的頭髮，是因為常常頂球，把皮球上的沙泥精華吸收過來，日子有功，才變成今日的模樣，這可見出他「頂頭鍾」的頻率是那樣的頻密。這麼的一個魅力形男子，當然吸引了不少女球迷，她們往往往長途跋涉的來到沙灣，無非為一睹偶像風采，她們更不時尖叫：「魁梧加油！」頻率達到675.348Hz，總之有他在場，場面定必熱鬧。

這一切一切，都令到隊友劉定班所妒忌，令到亞班日日夜夜都唱住劉美君那首：「點解、點解、點解我咁失敗、點解、點解、點解我唔係魁梧……」。不要以為魁梧只是武醒，其實他的演藝天份一樣了得。相信大部份92班同學都會錯過去年七月舉行的medicentury spectacular，我現在就補述些少當時的情形給你們知。話說當晚頭頭戲之一的musical play，就是由魁梧擔正主角，他當晚簡直發揮得出神入化，舞藝超羣，另外還有獨特豪氣的台風……簡直令在場觀眾看得如痴如醉，女的更喊至聲嘶力竭。由此看來，羅魁梧確是十項全能，但可惜就是因為此次足球比賽，令他觸傷腰傷舊患，和我同病相憐（註：本人嚴重拉傷大腿筋，以致不能踢champ. fight一役，令筆者甚感遺憾），已令他接近收山邊緣。在此希望他（和我）早日康復，而我相信精神鼓舞對他是很重要的，我現在就呼籲大家，見到他就向他問候一聲吧。

劉定班的名字純粹是反話，因為此人又讀得又玩得，非常之勤書，根本無可能發生他名字的那種情形。言歸正傳，亞班是踢中場的，屬於一隊球隊不可缺少的工兵型球員。此人腳法及腳頭都不俗，最要命是那走不完的氣力。他全場奔跑，球場每一方吋的草地都留有其鞋印，他簡直像一頭……（為免人身攻擊，本人決定唔寫那個字出來）。話說champ. fight之日，觀衆之一的王大象憶述說：「當日我沿着沙灣徑行落球場時，從遠遠看來，每個人差不多，根本就難以認出邊個打邊個，唯獨是亞班，他那獨特的髮型及其全場奔走的活力令我認出那個一定是他。」從此句話，令我想起「第一個太空人登陸月球，當他望回地球時，唯一認得的是萬里長城」這個例子，這可見得出他落力之處，確叫人佩服。還有，此球員比賽態度是異常認真的，舉例說吧：在對social一役，他們所射入的一球是省中亞班的背改變方向撞入的，當入波之後，他竟用一些不能在此報導的句子責罵自己，這可見出他是多麼的有責任呢！最令他遺憾的是竟然無一個女球迷像擁護羅魁梧般的欣賞他，在此我希望他總會找到一些女球迷，免得他心態繼續不平衡地發展。

當然，除了我們91班的球員外，其他班隊友的功勞是不可抹煞的。其中最為突出者莫過於90班的中場球員巨星奇。巨星奇的腳法細膩，腳頭重，傳球呖呖時準相信大家都知，而最難得的是他往往在最緊張的時刻入球，增強了全隊的士氣，實在值得一讀。他在對Law時所入的一球「世界波」，到目前仍為人所津津樂道。另外，90後防主將大蚊更是硬朗快速，為後防支柱，兵來將擋，很可惜的是他在Champ fight一役嚴重弄傷膝頭動帶，在此希望他早日康復，能再和我們一起比賽。冬結頭是90班另一猛將，他的體力型踢法往往可將對方後防衝散，亦為奪標功臣之一。

除此之外，92班亦有數名功臣。星仔是中場主將，他步入禁區把握機會十分到家，在對Engg.時便入了兩球。扭民是後防右閘，踢法十分之爽，將全隊失球數字減至最低。門將細蚊表現亦十分穩定，三場波只失一球，實在難得，此外方國華亦有着落力的表現。

總括而言，今次inter-fac比賽充份發揮了medic的團結精神，大家上下一心，為的是爭回玫瑰碗，筆者當然希望大家的努力會換到應得的成果。雖然medic足球隊贏了，但我們損兵折將卻不少，受傷的有大蚊，羅魁梧及筆者，最慘的是三人傷勢俱不輕。由於本人以往甚少受傷，而今次卻拉傷得十分厲害，到執筆之日仍未痊癒，內心是十分痛苦的。閒談間，曾有意和羅魁梧一起退出球壇，但我們最後始終都是捨不得足球，所以便決心養傷，望有朝一日能回復昔日雄風，足球雖然為我們帶來無數痛楚，但我們卻心甘情願繼續把我們貢獻給足球。（多麼的感人啊！希望大家強忍淚水，繼續看下去。）

最後，本人因為投此篇稿而爆了這麼多他人的秘密，自覺甚有可能玩出火。倘若你們某日見到上述91人仕圍毆某人時，此人有九成機會是我，希望大家伸出同情之手，幫手推開他們，免得搞出人命，若你們能做到，本人定必無言感激！



再

海鳥

窗外正刮着淒冷的秋風，樹上的黃葉靜悄悄地，一片一片的飄到地上，把暮氣沉沉的馬路染上一層金黃色。一對戀人從遠處而來，手牽手的踏着黃葉，停留在一棵大樹下。那個女孩子倒在男朋友的懷裏，像隻倚着人的小鳥，靜心的聆聽着男友向她細訴的情話。他把她攬得緊緊的，恐怕一放手這隻小鳥就會飛走。風一刮起，落葉就在他們身邊盤旋飛舞着，為這對小情人，這個浪漫環境平添幾分詩意。

美兒從宿舍的窗內看着這幅動人的圖畫。她有點妒忌那對戀人，曾幾何時，自己就是這幅圖畫的主角，享受着這份詩情畫意，被街上路過的行人所羨慕，是多麼的幸福。現在，她只能在回憶中找到那些美麗的片段。

天開始黑了，而風則刮得越來越大。美兒把窗關起來，發現玻璃窗映出了自己的倒影。她的確比以前憔悴了很多，考試的壓力，感情的挫折，這一切一切都像榨汁機把她的精神和體力一點一點的榨乾。

她點燃了一根香煙，懶懶的跌在書桌旁的椅子上發呆，本來書桌上放着一大堆筆記，是要應付下星期的期考的，她卻懶得去碰它們一下，因為心情不好是一個上佳的藉口去給自己半天假期。她深深地吸了口煙，默想着那隨風而逝的往事。

一年前美兒和志華就像那對小情人一樣手牽手散步，陶醉在他們的二人世界裏。漸漸，美兒發覺他們之間出了問題。志華是個不懂花言巧語，腳踏實地的老實人，每次約會的地點總離不開戲院、餐廳、百貨公司之流，彷彿法律規定了這些是戀人們必須到的地方。偶然志華會說一兩個笑話去逗她發笑、或送一束紅玫瑰到她的房間，總算還未至是一塊四方木，人家踢一脚他便滾動一下。

志華是個好人，一心一意的向着美兒，她亦知他心裏是深愛着自己，只是他沒有表達出來的方法吧了，也許就是這一點把他們的感情維繫了接近一年。可惜，內心的愛對於美兒來說並不足夠。她是個浪漫主義追求者，縱然有幾多人對他說過，找對象要選擇一些成熟穩重型，有安全感的，她還是信奉自己的那一套。她認為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載，平平淡淡，安安穩穩的渡過是浪費，即使要冒險亦要去發掘一些新突破和刺激，生活的意義就在乎那些起與跌，就算跌得多麼的痛，只要曾經快樂過，閃耀過，一切代價都是值得的。

柏德烈的出現加速了兩人的分手。雖然縱使沒有他的出現，性格的不合最終都會令到這段感情無疾而終，但不能否認這是一種「催化劑」。

柏德烈擁有一副俊俏的臉孔，高大的身材，在舞會中初相識已給美兒留下一個深刻印象。接着下來的兩個月，他們的友誼發展得飛快，最能獲得美兒歡心的是他懂得怎么去逗女孩子開心，滿嘴的甜言蜜語，對美兒來說最為受用。有一次，在美兒生辰前夕的晚上，柏德烈帶她到一個海灣，划着放滿洋燭的小艇，用結他為她奏出一首一首的情歌。翌日，他送她一個音樂盒作為生日禮物，音樂盒所奏出的音樂，正是小艇上的云云情歌當中，美兒最喜歡的一首。相比之下，志華送給她的一條冷頭巾，就顯得相當平淡，只換來美兒的一聲多謝。

儘管有多少不利柏德烈的傳聞和勸告，說他身邊的女友如時裝般，一年四季換個不停，美兒還是一意孤行的和他來往。兩個月前，她向志華提出分手。志華很冷靜，其實他很早已經知道美兒和柏德烈之間的事，但他沒有阻止，因為他也明白這條裂痕是很難再修補的了。他們平靜的分了手，一切都似乎是意料中事。

可惜，美兒和柏德烈的熱戀只維持多個幾月便冷卻下來。期間，美兒享受過一生最快樂的日子，但世事往往就是這樣，越美好的事物就越不能持久。美兒曾為挽救它而作出努力，但都告失敗。柏德烈漸漸和她疏遠，而他身邊亦開始出現新的女孩子，美兒只是他一件玩膩了的玩具，再沒有甚麼新鮮感可言了。

兩星期前他們正式的分了手，美兒傷心了好幾日。身邊的朋友沒一個支持她，似乎都在暗地裏幸災樂禍，取笑這個倔強的女孩子咎由自取。

黑夜裏幾吓清脆的敲門聲把美兒從往事中喚醒過來。門打開了，赫然是志華。美兒覺得有點突然，但還是請了他入內。

志華最近聽到美兒沒有上堂，情緒又十分低落，所以特地來探望她。

「甚麼時候學會吸煙？」志華望着美兒手中的香煙問道。

「從和柏德烈分手那天開始。」

美兒似乎怕志華追問下去，所以轉了另一個話題。

「聽說你最近有了新女友，發展得怎樣？」

「普通朋友罷了，只不過彼此投契，一班人中和她比較合得來，還未算是我的女朋友。」志華婉轉的答道，因他不想美兒觸景傷情。

「以後打算怎樣？」志華問。

美兒幽幽的嘆了口氣，緩緩地呼出了煙。

「我不知道。或許我會繼續追尋，或許我會向現實低頭。我不知道。」

「甚麼現實？」

「這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尤其是愛情。浪漫只是愛情小說裏的神話，這是我一次又一次失敗後的體驗。」

「不要這樣灰心，你還年青，終有一天你會等到的。年青人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的。」

「現實永遠是夢幻和理想的天敵，正如螞蟥永遠也敵不過食螞蟥一樣。」

志華不大明白她的說話。

「我很高興你今晚來看我。」美兒說：「至少證明了你再沒有因我當初離開你而怨恨我。」

志華微微一笑。

「或許你不相信，由始至終我也沒有恨過你。」志華說：「其實……其實我還是那樣的喜歡你，不過我不同你，我是個現實型，理智型的人，明知不可為的事我不會做，所以我沒有勉強這段感情。」

美兒沒有說話。兩人的沉默令街上風吹落葉的聲音份外清晰。

還是志華首先開口說話。

「美兒，聽我勸，不要自暴自棄，這世上除了愛情，還有很多值得你去奮鬥和鼓舞的東西，你的朋友、你的學業和你將來的事業等等！」

「對男孩子來說或許是對的。」美兒幽幽的說。

志華覺得對眼前的美兒似乎越來越不了解，他和她彷彿是生活在兩個世界裏的人。

看着志華一臉惘然和沮喪的神情，美兒有點歉意。

「放心吧。」她說：「我會沒事的。我只需要一段時間去決定和尋找日後應走的人生路向。你認識昨天的我是樂觀的，今天的、明天的我都會是一樣。」

× × ×

志華要走了。

臨行前志華伸出右手，說：「多謝你。」

美兒下意識地握着伸出的手。

「多謝我甚麼？」

「多謝你令我擁有過快樂的一刻。」

良久，美兒說不出話，至少在志華消失於她視線內那一刻仍是。

窗外的北風靜止了，樹底下再沒有甚麼戀人，只剩下四個足印留在黃葉堆裏，棲身於大樹下，為那對戀人留低一個曾經相戀的見證。

收音機輕輕傳來一首六十年代的英文流行曲，裏面的歌詞正好形容美兒現在的心情：

你知不知道你要往那裏去？

你喜不喜歡生活展示給你的一切？

你要往那裏去？

你自己知不知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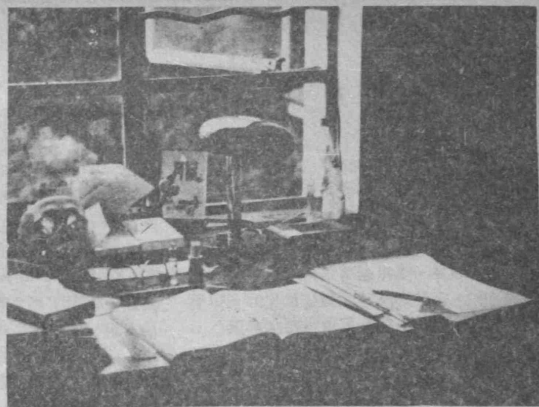
在呼出的煙霧裏，美兒若有所思，慢慢哼出一首披頭四的名曲Let it be。

正如歌詞所寫：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總有一天，美兒會找到她所需要的答案。

# 擁有屬於您的



延齡草

又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的日記又變成了月記了。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恒心只有一、兩個星期，跟着變成隔日、又變做週記，以後乾脆忘掉了，斷斷續續的，幾年都寫不成小半本日記簿，有些人可能早將之掉了。

他們都推說太忙，又或是沒什麼可記。我覺得忙不是一個藉口，因為愈忙的時間才愈見用，時間才顯得特別易過，慣性的不會將閒下的時間來亂花。忙碌的生活總有剩下來的空隙，十五分鐘的日記是值得，總比花在公仔箱或呆坐好。世間滿是話題，我想沒有一個人一天的生活就只是刷牙洗面，吃飯、睡覺。儘管這些刻板生活是支配着大部份的人，但這個世界天天在轉，周遭的事物天天新鮮，只要用心看，仔細經歷，題

材俯拾皆是。起床感受一下朝陽，留意陽光晒在陽台的位置，察看花架花兒生趣，陽光偏了還是自己貪睡，如有一陣冷風撲面吹來，下午便要驗證一下「山雨欲來風滿樓」有否空說……街上行人是否比前天匆忙，見慣的人，是否如常的在巴士出現，中學生們的禮貌是比年前好還是更糟，巴士又出了新款了，又是總覺九巴的服務比較好，街口的地盤原來是興建體育館，同肥仔打羽毛球又更方便……

有些人相信自己的記憶，自己的記憶雖然會流失一些片斷，但都是真實的，但寫的日記就可不同了，寫的時候總把事情寫得美麗，潤飾了的記憶是沒用的，只在斯人。

日記是最私人的不過了，寫的當然是心底話。電影、電視太過喜歡看別人的日記，用以滿足觀衆的偷窺慾，但想衆人都会尊重日記的尊嚴，怕給人偷看的人只是心理上的一種錯覺。潤飾日記都是自欺的，欲還不能欺人。能學會忠實批評自己，更容易反省自己、了解自己、改正自己。

有些人離校之後執筆字，筆像就是千斤似的，除日常工作，總不惹上它。筆者是年長時才開始寫日記，高中時只有間斷的寫，每天只有幾句，預料時爲了自修中文考中六，才立定決心每天一百字以上，漸漸的，中文、英文，間中一幅素描，我簡直愛上了。中大入學試譯文只正式的讀了六句鐘，竟然考獲良等，日記當功不可沒。

日記內容都是很個人的很主觀的（這個當然），好像沒有閱讀的價值。其實翻看自己的日記，滿足感真不能言喻，況且偶爾跟至愛的人分享結識時或一起時自己寫下的片段，加上自己當時的感受，正是生活的調劑。教會團契曾叫自己寫一封信給自己，教會在一年後寄回給自己，收到一年前的自己寄來的信，是何等的喜悅！對自己的反省，檢討，是多麼的有意思。日記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記的其他好處，想小學時已經由老師說過，現在也不必分說，趕緊買一本吧。希望日記又變回每天一篇生活縮影。



## 閒情——醫學院

菠蘿



一、二年級學生而言），但我直覺院方其實是無特別原因而做的，因為在我的假期裏，只是天天在宿舍睡覺，吸煙，Godamnit！

作爲一個初級醫學生，我感到不知所以，但who cares？的確誰會理。就如沙蓮娜小姐（我的同學），是多麼充滿熱誠，上堂留心，回家溫習，每次通電話，都是這麼說：「I've got so many things to do，明天再談吧！」我每次都心想着，似乎我永遠都這麼清閒，who cares！

每次想起醫學院給我那末高貴的學院味道，我就覺得我沒有選擇錯誤。每間外國大學學生也總有hang out的地方，在中大有赤麗坪村，而港大醫學院就是醫學院。閒時（走堂時），學生休息室無人之際，是一個好的思想的地方。記得那次我在講堂後樓梯，看着那隻不知甚麼的昆蟲在樹枝中穿來插去，又飛到我正在吸食中的香煙時，一個外國女人——Fowler從沙宜道側行過，幸好她不察覺到我。又有一次走過那一條木板所搭的橋，走入羅富國的小型圖書館，給我一種昔日情懷，一種小學生的感覺，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管理員的查問。Who will do such silly things？

我的確清閒，同學們在圖書館努力之際，我卻四處亂跑，我心想，如果我家人知我荒廢學業，一定很失望，續而……。不過我不會學白先勇所寫「寂寞的十七歲」的主角，一走了之，因為我有宿舍。Hee, that's the case！

每個人都問我call-mic講甚麼，每次我都不知所言，無以應之，大抵是講堂的音響設備太差。所以我就叫我的拍檔錢小姐替我call-mic，希望各位親愛的同學以後不要問我講甚麼。雖然我是一個失敗的班會學務秘書（這至少也證明我也希望有點事做），但我對同學們上莊等事，只得一句評語——太正氣。有一次和喜歡吸煙的阿朱（一中級醫學生）一起到Pantry門口enjoy ourselves。他和我有同一樣見解：「Med So 房變得好悶，都唔似上年咁熱鬧。」套用一句不知誰中高級醫學生的話——「Routine is good, but is it necessary？」

“Lymphatic system, it consists……capillaries is capillaries”

在看小說的我，被驚醒了，我探頭到沙蓮娜小姐處，我問：「他們笑甚麼？」我雖然如夢初醒，不過心還留在小說Harvard的幻想。

清閒得無聊的我，始終不了解爲甚麼這樣，就再套用本班班會秘書甘地小姐說的一句話（我始終覺得這是一個日本的名字）作爲我成爲醫學生的態度——Just the way I am！

我已經吸入我身體不能再容納的廢氣，每次這樣，我都是頭昏腦漲，面皮發熱；但可惜的，是我從不面紅。這也證明我真的不是上了癮，只是心理上需要。這也教我開心，我可以隨時除去這惡習，Jesus。

每天上堂，那些甚麼學科，甚麼講師，我不曉得，只知抄，只知寫那講師所說的，心想回宿舍也許可以弄個明白，who cares！

我也曾知道，英國的大學，如劍橋等，是刻意把課程於短短的六、七個星期內，一口氣把資料在教室全部發放出去，等學生在那漫長的假期內，一面溫習，一面思考。在校方而言，思考是最重要的，也是訓練學生有獨立思維方式的方法。雖然醫學院也有很長的假期（

# 凡人

生活在人類的世界已有二十年多的光景，但始終都不能完全適應地球的生活。還以為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原來這只是一些的謠言，人類的生活實在令我無所適從，喘不過氣來。

年紀越大，越感到這世界的不知所措。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冷嘲熱諷已不在話下。私底下的明爭暗鬥更令人作嘔。人們永遠都不願意打開心窗說亮話，彷彿一切身邊的都是自己的敵人，隨時要攻破自己的圍牆似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知半已、互訴心聲。朋友雖然總是一大羣的，但他們的存在，只可說是互相利用的性質——一起吃飯，一起Fu-

ssy，一起讀書，正好給大家充塞一時的寂寞和空虛，過後又是各自的過着自己的生活。人類真的失敗。還自豪的自稱為世界上最聰明的動物。難道這就是聰明的代價？還是被那聰明的頭腦沖昏了思想？

若干年前曾經看過GEORGE ORWELL的ANIMAL FARM。那些動物最初定下了很多的人權標準，而且生活安定。但後來始終都逃不過人性的洗禮。前一陣子，剛剛讀完BEHAVIORAL SCIENCES，裏面亦題及ANIMAL FARM裏的一項規條，就是：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這句說話實在精警。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其實，大家都是人類，而且亦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裏，為何會有這麼多的不公平？唯一的解釋，只好說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好讓人類刻板的生活得到一點的目標。可是，又有多少人能達到這目標呢？一向以來，我對讀歷史的人是十分敬佩的。他們既然知道歷史是循環不息，略多略少也知道自己的最終命運，但仍然能勇敢的活着及面對生命。他們實在比一些低知識份子還要痛苦。至少後者對生命和未來還有一絲絲的目標、期望。

俗世人永遠都拋不開物質的引誘。物質主義已深入社會各階層，成為他們生活對象，形成人類「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心理。市儈佬當然是這時代的必然產品。面對這羣「動物」，實在令我不知所措。可憐的人類，你們何時才願意捨棄一切來找回自我呢？

還記得黃志超教授在上第一課的時候曾經說過：「無論你們這羣未來的醫生變成怎樣也好，我希望你們至少在這幾年頭頭的醫科生涯內，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思想和宗旨。」很多時，我都感到十分幸運。因為上天沒有奪去我的自我。至少在這二十多年來，我依舊是我。雖然很多人曾說一個人有太大的自我時，最終都會被社會所淘汰。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抉擇（可能又是因為自我的關係吧！）。

朋友，你們又怎樣？

我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ive it away .....」

「鈴鈴……」

正當我聽着耳筒機大發其白日夢之際，電話忽然響起，原來是潔打來，說平安夜那日將會和一羣弟兄姊妹到港島西區一間醫院派禮物和唱聖詩。平安夜，一個普世歡騰的日子，年年都和一班朋友雖不致於胡胡混混，但亦是飲飲食食的虛耗了。因此當聽到這個機會，我便毫不猶疑的答允了，希望在這聖誕前夕來個突破。但是，我其實沒有抱着甚麼特別的期望，或許只是想看一看那些以後都會朝夕相對的病房和病人，或許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嬌俏的護士，或許……總而言之應承了。

當日，我們大伙兒一早便到了那間醫院幫手包裹禮物。雖然只是一條毛巾，一包紙巾，一粒糖，我想再加上我們（包括幾位M.O.和houseman）的熱誠，對於全院的病人來說，這已是十足夠的了。粗略地練習了數篇，我們便「膽粗粗」的走上病房大展歌喉。預算中，我們將會在每層病房唱幾首聖誕歌，然後派禮物給所有病人，跟着再唱數篇便再到另一層病房，如是者共五層。這樣的安排，我原先以為會像走馬看花般很快的便會結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好不容易才用了一把低了一個八度的沙啞聲線唱完了數首歌，雖然歌聲不是怎麼悅耳（我想最低限度是我的），但病人們都微微的展露了笑意，彷彿代替了掌聲來答謝我們的歌聲。跟着我便拿着禮物並開始選擇「目標」。

那個躺着的伯伯怎樣？不好，不知他是否熟睡了。不如這邊的那個，都是不好，他樣子這麼兇，不知他會否理睬我。還是坐着窗旁的那中年漢罷，但他正忙着四處搔癢，那還得了！他或許會把病傳染給我，都是找別個吧。那邊廂結他聲又響起，我只好仍然拿着那份原屬於病人的禮物，一邊清着嗓子趕回大隊再唱一些我還不很熟悉的聖誕歌。

到了另一層病房，今次一定不能再白走一趟。終於和一位年約六十歲的阿伯開始傾談。這次是我第一遭的真正和病人接觸，雖然有點不習慣，更不知有甚麼話題，但我很快便適應了，可能那位阿伯也是個健談的人罷。他患了腎病，雖是一種十分棘手的疾病，但他看似毫無懼意，還告訴我說他的兒子也是在

## LAST CHRISTMAS

加菲



瑪麗醫院當男護士，並且一面說一面露出欣慰之色。言談間，他都表現出一切若無其事，神態自若的態度，但當我看到他腰間那個盛滿了黃中帶紅的液體的膠袋時，我的心也不禁一沉。我想要是換了自己，會否一樣的洒脱，一樣的處之泰然呢。說到這裏，強在我身邊打了個眼色，示意我該到另一層了，我只好和那位阿伯再說聲「聖誕快樂」，跟着便歸隊去了。

不覺間又過了幾層，跟着來到了一層女病房，和一位年約四、五十歲，剛剛動了手術切除大腿瘤的阿嬌傾談。有了上幾次的經驗，和阿嬌的話題多了，不再像先前那麼巴巴結結，不大自然的樣子。我想我那天定是走了甚麼運，總是遇着一些健談的病人，這次也不例外，這位阿嬌亦跟我滔滔不絕的談論自己的病況。但當我問及那天曾否有家人探望她時，她臉色一轉，跟着便很快的再次展露出笑容（但我相信這是她勉強擠出來的），說道她的子女可能不知道或因工作忙碌，所以由她入院至今仍未曾到來探望。此時，我真的不知道我該說甚麼話，我只是站着，望着她一臉無奈地苦笑，彷彿慨嘆着自己的不幸，或是子女們的不像話。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在這次的探訪當中，有好幾個病人亦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那個動完了腦瘤切除手術的青年，一家三口現依靠着一份雞肋般的公共援助金過活；口部不停顫抖的「栢金遜症」病人；那位患癌而給切除了聲帶，因而改用寫字板與人交談的老伯等。我們雖不是甚麼深交或知己，但從對話間我確感受到他們對自己或周圍的人的感覺或期望。雖然曾經聽過許多大仙或醫生說太強的情感投入是會影響我們作為醫生的專業性判斷，但對於我這pre-clinical醫學學生來說，這是一個正常現象罷。或許將來上了病房實習以後，我會變成一個冷冰冰的人，但現在我始終對他們有股頗強的感受，以後的事只有天才知道。

三個小時的探訪結束了，我和強一路步出醫院時都談論着先前的經歷，這時，隔鄰的收音機傳出那首悅耳的Last Christmas，我想在下次聖誕的前夕，我不會像George Micheal那麼傻而竟會為着一個女孩子傷心，但是我也許會想起那位處之泰然的老伯，也許會想起那張無奈的臉孔，也許……

# 「此情可待成追憶

## 只是當時已惘然」

佚名

一月×日

在院會裏工作至十時許，才算勉強完成明天節目的預備工作。倩也在忙於下星期她負責的項目。倩就是這樣的，要完成的工作一定先預備好，預留一定的時間給自己再想一次細節是否辦妥。可是她卻天生的瘦弱身裁，令人担心有一天她會捱壞。

女孩子這麼早回家是不怎安全的，還是邀她一起宵夜並送她回家。在路上，和她談多了，發覺這女孩子很可愛，可以咬咬喳喳的說個不停，也可以睜着一雙不太小的眼睛靜靜的聆聽着。到她家門時，居然有點依依不捨。

認識倩是由她加入院會的工作開始，但以往只限於工作上的接觸及平時的說笑，今天晚上卻知道多一點關於她的。

二月×日

最近幾天忙於院會的工作，往往留至深夜才回家，家人已入睡。媽媽卻往往留下紙條要我喝湯或糖水。今天晚上，倩也在院會工作，她竟然要求我送她回家。在途中，她詢問我近期的工作，我只是淡淡的答上幾句。她更直接的說，最近留意到我的不安，希望可以幫助我解決問題。在她家下足足談了半小時，心情好像好了很多，或許大家都是相似的，但天生硬性的子她卻永不言悔，誓要把每件事辦至最好。

很佩服這個女孩子這副脾性，她做事永遠是不拖泥帶水的。別人幫她辦事她都是千萬句的多謝，但是別人爽約時，她會兇兇的罵上半天，然後自己化悲憤為力量把工作辦妥。

三月×日

最近的生活都好像已把倩包括在內。每天放學後都在院會裏見到倩，和別人談上幾句，聊天聊完後，就和她一起搭巴士。很奇怪，每天都在院會裏見到她，她是在等我嗎？

還是快快讀書吧，月尾的測驗不是容易應付的。

六月×日

今天和生打羽毛球後，他突然問我怎麼今次倩沒有一起來，最近幾次打羽毛球都是加上倩三個人一起。事實上，每次都不是特地約倩一起打羽毛球，只是在院會碰到時她有空便一起去。生更追問我對倩是不是認真的，已有同學謠傳我和倩是一對了。一時間我也答不上半句話。

的確我和倩是很談得來，我也很欣賞她的性格。平時做事是那樣的硬性子，那麼的堅持，但當她柔柔的聽着別人傾訴，在適當時加上一兩句，卻是那麼的溫柔體貼。我真的喜歡倩嗎？我不知道。但在考試期間，圖書館溫習時的相對卻是這麼的令我回味。

九月×日

終於等到開學的這一天，在漫長的暑假中，只是偶然在院會碰到倩幾次，她都是忽忽的談了幾句，就趕着她那無止境的社區工作。放學後又在院會碰上她，鼓起勇氣約她看戲。她爽快的答應了，並打電話回家說晚一點才回去。在整個晚上她都是靜悄悄的，只是略略談了一些院會的工作及暑假期間的社區工作，或者是我突然令她覺得不很自然。今天送她回家的路忽然間變得很短。但倩在分手前突然叫我明天早上陪她一起吃早餐，並送上一個甜甜的微笑。

十二月二十四日

平安夜雖然是去舞會的好時候，但我和倩只在太平山頂渡過。這幾個月來，我們的足跡已踏遍Sandy Bay，淺水灣，赤柱大街，西貢，大埔，旺角等地方，唯獨至今天才踏上這個遊客必到之地。

那強勁的北風在鼓勵我把倩攆得更緊，也把她的秀髮吹到我的臉上。倩突然送上一份聖誕禮物，令我手足無措，真的要罵自己，怎麼聖誕禮物也沒預備。這女孩子好像明白我的心意，立即說早已預料我沒有準備，她不會怪我，只要求我以後更疼她。拆開那聖誕禮物後更令我嚇一跳，怎麼倩有這麼多時間，她居然編了一件毛衣給我，立時感到暖在心頭。除了說句多謝之外我還可以怎樣呢！

那強勁的北風把倩吹得僵了，但她只是倚着我的胸膛看着尖東的燈飾，沒有喊着冷。她就是有這份的堅持，不肯退縮。看到她蒼白的臉孔及微微顫抖的身軀，真是我見尤憐。送她回家的路上，只想到倩的體貼，溫柔及自己的粗心大意，我這副吊兒郎當的性格是不懂得哄女孩子的，而倩又不介意這一切一切。

五月×日

又到考試的季節了，倩也開始了她的溫習，每天早上她都到圖書館找位子並留位子給我。我卻常在家裏夜讀至凌晨三時許，在早上十時多才起床，十一時多才回到圖書館。今天十二時才回到圖書館，沒說上兩句倩就發脾氣，說我這麼遲才回到圖書館，害她等了一整個早上，沒有心機讀書。現在大家都忙於準備考試，她怎能要求我每天陪她十多小時？

很久沒見到倩發脾氣了，原來她是這麼兇的。吃午飯時倩向我道歉，說她最近讀書時心情也不好，那堆積如山的筆記把她壓得不能舒展一下。其實，在這個考試季節，每個人都是這樣的。終於我和倩決定以後不在一起溫習，只是相約每天一起吃飯，好讓大家專心溫習。

六月×日

沒有和倩一起溫習後，好像減輕了一些負擔，很多天都是和同班的同學一起吃飯，討論考試題目，沒有約倩一起吃飯。她也和同班的同學一起。這樣的情形已有三個星期了。今天突然收到生交來的一封信，是倩給我的。回到家裏，拆開那封信，真的令我震驚。倩在訴說着近來時常找不到我，即使見到我，我也只是淡淡的說上幾句。她質問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她要知道真相，她可以接受一切。還有五天便要考試了，應該找倩提出分手嗎？最近幾個星期的獨來獨往是很可愛的；從前把太多時間用來陪伴倩，真的不值得。

但她對我這麼好，我欠她實在太多了。要是再拖下去，恐怕加深大家的痛苦。但如果拖至考試完畢才找倩，她定不能支持這幾天的溫習。還是明天找她說清楚吧！

六月×日

終於在圖書館的角落找到倩，帶她到一個寧靜的Common Room，向她剖白一切。倩是有備而來的，她那失神的雙眼今天顯得很落寞，或許她昨天哭過；她只是定定神望着我。突然一陣陣的壓迫感衝向我，怎可忍心對她提出分手呢！倩，我不想傷害你的！

還是坦白的說出我要求分手，我不想把事情越弄越糟。只見淚水自她眼內湧出，但她沒有狂號。倩就是如一般的冷靜問我原因，她不可以接受沒有原因的分手。我只把昨天晚上想好的一連串詞句唸出來；我不敢看着倩，怕看見她哭的樣子。她只是靜靜的聽着，加上一些質問。把要說的說完後，我正要轉身離去，倩叫着，把我送她生日禮物的頸鏈還給我，她不想留下那頸鏈，但

我們仍會是朋友。仍是朋友——一句很漂亮的話，可以真的辦到嗎？

回到圖書館不能集中精神讀書，腦海中映着倩剛才哭的樣子，手中握着那頸鏈。今天暫且放縱自己，明天努力讀書吧！

六月×日

很早便回到圖書館，揀到一個「自閉位」，一邊對自己說要努力讀書，忘記倩，但還是想着去年這個時候和倩一起溫習的情景。那討厭的生卻在我後面的位子逗同班另一女同學說笑。

午飯時，在Canteen見到倩和同班同學一起，平日多話說的她今天顯得特別沉默，那紅紅的雙眼告訴我她昨晚哭得很厲害。真想上前安慰她。但這樣只會令她更傷心。

十月×日

很久沒有見到倩了，有時遙遙的看見她，她總是往別的方向走。從生口中得知她好像和一個師兄開始了；聽到這個消息，心中竟有酸溜溜的感覺。衣櫃中還放着倩親手編的毛衣，我捨不得把它扔了。但每次找衣服時，它都令我心痛上一陣子。

在圖書館讀書至九時許才離開，竟然在出口碰到倩，在她身旁就是生告訴我的那位師兄。他倆只是向我點頭招呼一句，這已夠使我尷尬了一陣子。酸溜溜的感覺立時湧上心頭，在倩身旁的人本應是我。既然是我提出分手的，她交上新男友，我是應該替她高興的。我已傷了這個女孩子的心，我還可以怎樣呢？



# 啓思房



入了醫學院已有一年多的光景，幫 Medic 攞活動已有好幾次的經驗，好像 Medic Festival 和 Medicentury Spectacular 等，但正式上莊做一個職位，這便是第一次。雖然以前在中學亦曾經做過一些職位，但今次上莊，給我的感覺卻截然不同。

大學裏面每一個 Sub-com. 都不是玩玩吓的（我相信）。啟思亦不例外，但由我這個吊兒郎當的人上莊，似乎並不太適合。但結果都上了莊，只好做好本份吧！

相信認識我的人（尤其是與我一起住的）都知道我的生活是沒有節奏的，而且十分不規律化，好多事情都是「即興」的。假若你問我一小時後會做什麼事？十居其九，我的答案都會是：「到

時才算。」這一個沒有計劃的人，又怎可能上莊呢？我自己亦十分奇怪居然會挺身而出，擔上副編的職位。但各位 Medic 的同志們請不用擔心，啟思是我喜愛的報紙，我必竭盡所能。若有不對之處，請多多指教。

啟思給我的印象是活潑開朗的，比較其他的 Standing-Com. 都有其獨特之處。啟思亦成為我校園生活的一部份，每逢 Lunch time 和放學，必走進啟思房一趟，看看有沒有人能與我聊天，或有沒有一些課本以外的工作，可以輕鬆一番。

啟思人給你們的印象是什麼？親切坦誠？還是只是嘻嘻哈哈的一羣？聽一些大仙作說，啟思人以前是十分團結的，每逢考試，一班的啟思人便一同聚首一堂在啟思房「衝書」，通宵達旦。但現今的啟思人似乎已再沒有這樣的一回事了。每日在啟思房裏的歡樂氣氛，就好像是一些繁華興盛的裝飾，一輪的歡笑聲過後，又是你還你的，我還我的生活。

雖然對啟思有無限的感慨，但有時在啟思房裏，都有一些溫馨的時刻。就好像那些生日會和啟思 Gathering 等，都可以看得出啟思一家親的感覺。

我是否太灰呢？可能只是我個人一點主觀的感覺吧！啟思人還有很多的東西等着我或你們來發掘的。我始終都十分喜歡啟思和裏面的啟思人。

我似乎說得太遠了。就說說啟思這份報紙吧！我最喜歡的工作，並不是校園新聞或什麼討論性的專題，而是貼版。每逢貼版的日子，我必定到場，而且十分用心，因為我覺得貼版給我很大的發揮，而且極具彈性，全版的命運就由自己所操縱。可能是與我自己的性格有關吧！因為我喜歡獨自工作，不受別人控制，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但身為啟思這份報紙的成員，又怎能妄顧他人，一意孤行呢？所以這個副編的職位，的確有點吃力。

做了兩期的啟思，才發覺做編輯的困難。定題材，找人開會，到最後追稿，每一件事情都不輕易的。幸好，九一和九二的啟思人亦十分合作。（雖然是說是十分合作，但仍要我下很大的努力，才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

MB 在即，相信很多上了莊的九一和大仙們亦會像我一樣，內心偶然受到一些矛盾。攞活動始終都不是我們的正業，讀書和升級才是最重要的，而醫生這行業更是我們最終的目標。我想很

多同學都會有相同的想法。但是人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永遠不能閉起自己過活的。攞活動和讀書的意義很明顯地截然不同。而我們日後要面對的選擇卻會更甚，現在便是一個好好的機會給我們鍛鍊一番。各位朋友，大家一起努力吧！

## 八八年啟思編委名單

名譽顧問：何屈志淑教授

總編輯：梁展聰

副編輯：賴世澤 李偉漢

執行編委：曹佩如 沈明欣 楊穎恩

黃婉霞 李國偉 王震宇

編委：湯嘉恒 黃明沁 黃舜雯

黃家榮 何志榮 吳清聯

梁文輝 劉志源 曹啓基

黃發基 劉雅婷 張煜輝

阮文廣 陳振春 洪偉賢

李俊豪 薛耀光 鄭思婷

總務：柯宇華

文書：黃秀惠

去屆代表：朱連昌

##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啟思房」顧名思義是寫一些關於啟思的事，又是給各啟思人抒一時情懷的地方。可是我想來想去，也不知怎樣下筆，其實我已經想了很久，可惜一無頭緒。但始終不能拖，終於決定進行一次「啟思大揭秘」。

嘩，好刺激！好刺激！首先要講啟思房，一個偶然被執拾得一乾二淨的地方，但是不到一下子便像從前一樣，滿地紙筆，雜誌，地下也堆着一疊疊的東西，真是不堪入目。其實啟思房並不只是讓啟思人專用的，像近來，健委的人也開始在啟思房進行活動，有時我問他們往那裏去時，他們會說去「健委房」，我問他們那裏有「健委房」，他們便答：「以前的啟思房便是現在的「健委房」」。不要說笑，甚麼以前現在呀，啟思房永遠是啟思房。不過那些健委人有時也會回答說去啟思房，這足以證明「啟思房」三個字是代表着甚麼的地方。

我們這班啟思人很多時是在啟思房裏聚會，但並不是時時在開會，只不過在聊天吧，尤其是在午飯後上 lecture 前的一段時間，我們大多數都在此，談論的話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這也是建立及維持啟思人之間情感的重要一環。大家有時不妨也入啟思房和我們聊天吧，因那裏不是我們的專有。

至於我們這班啟思人，新一莊大約有二十多人，也可說是一個不少的數目，如果大家有講開啟思的話，都知道啟思有一位大老細（總編輯），他的左右手（二位副編輯）分別帶領兩班手下，一班負責專題版的工作，一班負責校園版，至於綜藝版，當然留待老細親自處理。



其實出版一份啟思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不理會你知不知，我都要簡略說一下出版的程序。兩個版面的程序都是差不多的，不過大家的目標就不同，例如專題版主要着重社會性，醫學性的問題；而校園版主要着重校內新聞及同學之間所發生的生活片斷；至於綜藝版，就要靠你們踴躍的支持，現在就立刻提筆，寫一篇稿件給我們吧！

在每一期工作開始時，一班啟思人一定圍起來討論做甚麼，去找一個或多個適當的題目是十分困難的，一時就說這個題目不夠新鮮，一時就說太過 fussy，一時就說好難做，真是傷透腦筋才找到合適的題目，但也並不是一定能做得到的。

找到題目後，我們便要去找需要的資料，一是往圖書館找書，二是找一些人做訪問。很多時找人做訪問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可能被訪者拒絕我們的訪問，又或者我們找不到被訪者。所以有時我們在這些情況下都要被迫擱置某一題目而由另一個替上。當有足夠的資料在手後，我們便要寫稿，跟着拿去植字，返來後便做最後的工作——排版。

排版可說是一件且易且難，又十分有趣的工作，因為我們可以隨着自己的喜愛設計版面，如果有藝術天份，還可進行其大製作。但是排版也十分要時間，往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排版後便到印刷廠去，印製後便是各同學現在手上的一份啟思了，所以說每一期的工作大約要需時一個多月才能夠到同學手中。

至於我們這班啟思人，如果要逐個形容他們，恐怕要多寫三兩張紙才夠，而且我還可以招致殺身之禍，為免你們覺得悶及顧及自身的安全，我還是不寫啦。但有一些我一定要講的，就是「啟思四寶」，如果閣下吃過飯堂的四寶飯，都知道四寶有鹹蛋，豬肚，豬舌及紅腸，但是「啟思四寶」又是誰呢？都是留待各位讀者拿起編委會名單猜一下，俗語有話「三個女人一個城」，我話啟思四寶比一個城更甚。

對於新一班啟思人（即 92'）的工作表現，雖然只做了兩期，但我對他們也十分滿意，因為他們都很積極地參與工作，況且現在我們「空」堂的時間不甚配合，所以在做訪問時也不能一起去。雖然是新人沒有經驗，幸好他們仍能把工作好好地完成。但有一事值得一提，希望各啟思人能夠注意自己缺席開會

及遲到的情況。夠了，再多說廢話便會遭人罵，還是在此停筆，願各啟思人盡己力量，做好一份啟思，給醫學院各同學帶來一個新的享受。

